

分类号: K133

单位代码: 10335

密 级: _____

学 号: 20704120

浙江大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中文论文题目: 浅析 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对文艺
复兴的贡献

英文论文题目: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Italian
Jewish Scholars to Renaissance during the 15-16th Century

申请人姓名: 卢镇

指导教师: 计翔翔 教授

专业名称: 世界史

研究方向: 欧洲中世纪史

所在学院: 人文学院

论文提交日期 2009 年 5 月 24 日

浅析 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对文艺复兴的贡献



论文作者签名: 卡镇

指导教师签名: 计翔翔

论文评阅人 1: 李冈原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评阅人 2: 刘国柱 教授 浙江大学

评阅人 3: 潘迎华 教授 浙江教育学院

评阅人 4: _____

评阅人 5: _____

答辩委员会主席: 沈坚 教授 浙江大学

委员 1: 李冈原 副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委员 2: 吕一民 教授 浙江大学

委员 3: _____

委员 4: _____

委员 5: _____

答辩日期: 2009 年 5 月 24 日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Italian Jewish Scholars to
Renaissance during the 15-16th Century



Author's signature: Zhen Lu

Supervisor's signature: Xiangxiang Ji

Thesis reviewer 1: Associate Professor Gangyuan Li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Thesis reviewer 2: Professor Guozhu Liu Zhejiang University

Thesis reviewer 3: Professor Yinhua Pan Zhejiang Normal
College

Thesis reviewer 4: _____

Thesis reviewer 5: _____

Chair: Professor Jian Shen Zhejiang University

(Committee of oral defence)

Committeeman 1: Associate Professor Gangyuan Li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ommitteeman 2: Professor Yimin Lu Zhejiang University

Committeeman 3: _____

Committeeman 4: _____

Committeeman 5: _____

Date of oral defence: May 24, 2009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 浙江大学 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卢镇 签字日期： 2009 年 5 月 24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 浙江大学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 浙江大学 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和传播，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卢镇

导师签名： 许翔翔

签字日期： 2009 年 5 月 24 日

签字日期： 2009 年 5 月 24 日

中文摘要

15-16 世纪正处于中世纪即将结束,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欧洲犹太人却被置于一种全面不利的境地,法国、西班牙、德意志的某些领地邦国及葡萄牙相继全面地驱逐了犹太人。而此时的意大利却因为特殊的环境——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教皇出于人道和理性的宽容、文艺复兴造就的开明的社会气氛,成为了犹太人避难和暂时休憩的良港,为 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犹太学者大都受过良好的犹太传统教育及西方哲学、科学、文学的熏陶。意大利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又赋予了他们特殊的时代特点——多才多艺、流动的犹太种子以及多重身份和文化的综合体。作为当时意大利一个实际存在的社会群体,他们不会也没有被排除于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外,而是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整个过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与基督教学者交流,在意大利各大学学习、任教,翻译古典文献,抄写、印刷和传播希伯来文本,……从而为博学的基督教学者打开了新知识的源泉,为扩大欧洲文化视野、培养众多的欧洲思想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希伯来文化复兴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精神在各地的传播。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直接参与了文艺复兴的文化创作活动,丰富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宝库。

关键词: 15-16世纪 意大利犹太学者 文艺复兴 贡献

Abstract

15-16th century is the epoch of Italian Renaissance, in which Medieval Ages was going to the end and the new era was coming.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hope, the European Jews were just in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were all being expelled from France, Spain, some states of German, and Portugal. Italy, however, became the merciful harbor of the Jews due to the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the Pope's tolerance in the name of humanity and rationality, and the enlightened social climate. It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Italian Jewish scholars during the 15-16th century. Almost all of them were highly educated in traditional Jewish sources as well as in Western philosophy, science, and literature. They were currently shaped by Italian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endowed with such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s being versatile, mobile, and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As being a social group at that time, Italian Jewish scholars would not and never be excluded from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but mad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Renaissance. They exchanged with Christian scholars, studied or taught in Italian universities, and translated the classical articles, copied, printed and disseminated the Hebrew texts. For all these, they offered the erudite Christian scholars an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with new knowledge, and contribute a lot to enlarging European cultural insights, training large numbers of European thinkers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revival of Hebrew culture and the spread of the spirit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Meanwhile, more importantly, they we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ulture-creating activities, and enriched the treasury of Renaissance.

Keywords : 15-16th century; Italian Jewish scholars; Renaissance; Contribution

目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一、绪论	1
(一) 选题意义	1
(二) 研究现状	3
1、国外研究状况	3
2、国内研究状况	8
二、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崛起	10
(一) 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界定与构成	10
(二) 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崛起的客观条件	11
1、意大利政治的四分五裂与教俗统治者的宽容	11
2、意大利经济的转型与犹太银行贵族阶层的形成	14
3、文艺复兴营造的理想文化氛围	16
(三) 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崛起的主观条件: 重视教育的传统	18
三、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特点及活动	21
(一) 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特点	21
1、多才多艺的人	21
2、流动的“犹太种子”	22
3、多重身份与文化的综合体	23
(二) 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活动	24
1、与非犹太人文主义者的交往	24
2、在意大利各大学学习、任教	27
3、人文学科的创作活动	28
4、哲学精神的阐释	31
四、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对文艺复兴的贡献	34
(一) 文化交流的桥梁——文献资料的翻译工作	34
(二) 为希伯来文化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36
(三) 对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哲学研究的影响	38
(四) 丰富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宝库	41
(五) 意大利文艺复兴精神的传播	43
结语	46
附录一 彩图	47
附录二 年表	49
参考文献	52
后记	57

一、绪论

(一) 选题意义

15-16 世纪正处于中世纪即将结束,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欧洲犹太人却被置于一种全面不利的境地,法国、西班牙、德意志的某些领地邦国及葡萄牙相继全面地驱逐了犹太人。而此时的意大利却因为其特殊的环境——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教皇出于人道和理性的宽容、文艺复兴造就的开明的社会气氛,成为了犹太人避难和暂时休憩的良港。被驱逐的各国犹太人不断地流入意大利,其中不乏著名的犹太学者。他们寝浸于先进的意大利文化之中,深受“意大利精神”的浸染,逐渐对意大利文化产生了认同感,实现身份再造的同时成为了意大利化的犹太学者。从而与意大利本土的犹太学者共同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15-16 世纪的意大利犹太学者。

这些犹太学者大都受过良好的犹太传统教育及西方哲学、科学、文学的熏陶。作为当时意大利一个实际存在的社会群体,他们不会也没有被排除于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外,而是“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整个过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¹。他们翻译古典文献;抄写、印刷和传播希伯来文本;与基督教学者交流,教授他们希伯来语;在意大利各大学任教,传播哲学思想,“从而为博学的基督教学者打开了从未接触过的知识源泉,……为扩大欧洲文化视野、培养众多的欧洲思想家做出了巨大贡献。”²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文艺复兴的“显示器”,他们直接参与了文艺复兴的文化创作活动,丰富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宝库;作为“流动的犹太种子”,他们将“意大利精神”带到移居地,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传播。而我们对这些犹太学者的情况却一无所知,他们的名字我们从未听说过,更不必说了解他们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贡献。

因此为了全面了解整个 15-16 世纪的意大利犹太学者群体对文艺复兴的贡献,有必要对其中的典型代表进行研究。事实上,“犹太人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关系”,正是欧美文艺复兴史学界关注的焦点课题之一,现在已经成为了文艺复兴史少数民族研究的重要分支。特别是随着“新史学”地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¹ [英] 塞西尔·罗斯著,黄福武、王丽丽等译:《简明犹太民族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302 页。

² Abba Eban, *My People: The 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Behrman House, 1968, pp.202-203.

后对大屠杀的反思,越来越多的文艺复兴史家开始关注文艺复兴时期犹太人的生活状况及其对文艺复兴的贡献。但在国内文艺复兴的研究中,尚不存在任何关于此课题的系统研究,这也正是笔者尝试进行初步研究的理由。

不仅如此,15-16世纪的意大利犹太学者在犹太文化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犹太人不仅积极参与一般的智力复兴,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他们自己的独特文化。文艺复兴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犹太人研究的所有领域。它孕育了犹太历史学、犹太圣经注释学以及犹太戏剧。”³面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为了维护犹太传统文化,15-16世纪的犹太学者并没有盲目地接受抑或是抵制文艺复兴,而是将文艺复兴的精神引入犹太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找寻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容。对此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有过经典的论述,“当同时代的基督教学者放弃了中世纪蛮族的基督拉丁传统,在散文的写文体上模仿西塞罗(Cicero)和李维(Livy)时,犹太学者重新回到了圣经。”⁴他们在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创新活动,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犹太文化——犹太—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Judeo-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不仅丰富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也使犹太文化“融而不化”,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了其历史。

再者,犹太文化在千余年的流散过程中,本身就融入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因素,同时作为基督教的母亲宗教成为了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西方文化的发展。但国内学者在讨论文艺复兴的起源时,却很少注意到犹太文化在提供文艺复兴思想资料方面的作用,学者们或是忽略不计,或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本文以犹太文化精英——犹太学者为切入点,以意大利为例,通过分析犹太学者在意大利的活动,揭示犹太学者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作用,进而说明犹太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影响,以期国内学者能够重新评价犹太文化在文艺复兴中的地位,引起学界对文艺复兴史中犹太研究的重视。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15-16世纪的犹太学者”对我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新的世纪,面向世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必然要和其他民族和文化发生更加广泛的交往、碰撞。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保持、发展、丰富自己的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肃课题。此外,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和炎黄子孙而言,如何在海外生活中,既做到融合于当地社会,又做到融而不化、融而不亡,

³ [以色列] 埃利·巴尔内维著,刘精忠等译:《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⁴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Jews of Ital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6, p.216

保持和发扬光大自身的文化传统,显然也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又一个重要课题。而 15-16 世纪的意大利犹太学者正是在正确地接纳吸收文艺复兴文化的同时又执着地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在意大利文艺复兴面前做到了“融而不化”,因此这些犹太学者的散居经历、生活方式以及处理犹太文化与异质文化关系的经验无疑对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二) 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状况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犹太学者的活动及其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史学界关注的。对于研究文艺复兴的早一代学者而言,一本专门、系统的研究文艺复兴的少数民族——犹太人的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受到将文艺复兴“置于舞台中央”⁵ (at the centre of the stage) 这一传统的束缚,文艺复兴研究关注的焦点大都集中于基督教学者、拉丁以及意大利的文化现象。整个犹太人群体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仿佛是无关系要的,人们对于当时犹太人的印象仅限于那个猥琐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Shylock)和几个犹太占星学家。被限制于狭小格托(Ghetto)之中的犹太人,在自己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都难有重要性而言,更不用说影响基督教主流群体进而对文艺复兴做出贡献了。⁶但是这种状况随着“新史学”思潮的出现以及 20 世纪 60、70 年代一批年青犹太学者的崛起,被彻底地改变了。从此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成为了欧美学界研究的热点。对此课题关注较多的国家有:意大利、以色列、美国、德国以及法国。限于语言及资料收集能力有限,笔者只能根据查得的资料,对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加以粗略的描述。纵观西方学者围绕犹太人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的论著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犹太学者的研究,属于犹太散居史的范畴;另一类是文艺复兴史学家的研究,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少数民族研究。

就犹太散居史而言,此问题的引发是早一代的犹太学者对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及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的迎合。布克哈特在其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⁵ Peter Burk,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Oxford: Blackwell, 1988, p.3.

⁶ David B. Ruderman, *Essential Papers on Jewish Culture i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Ital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

中宣扬的“意大利精神”、“人的发现”以及当时富有活力的文化创作活动深深地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犹太学者,如亨利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西蒙·杜伯诺(Simon Dubnov)、以色列·仁伯格(Israel Zinberg)等开始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文化,结果他们发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社区中蕴含着令人振奋的犹太文化启蒙及其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共生现象,这些显著特点是他们当时生活的地区——德国特别是东欧地区所没有的。由此他们为当时还处于蒙昧主义和中世纪宗教狂热束缚中不愿融入主流社会的犹太人,找到了其与外部社会融合的历史证据。⁷从此犹太史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

然而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少兴趣,“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也仅仅是一个概念、名称而已。直到1945年英国著名的犹太史学家塞西尔·罗斯受辉格史学影响的专著《文艺复兴中的犹太人》(*The Jews in Renaissance*)问世,这才引起了相关史学界的关注。本书从文艺复兴时期犹太人生活的社会背景入手,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学者在拉丁文化复兴、艺术、医学、音乐与舞蹈、文学中的活动和贡献作了详细的论述,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犹太文化与文艺复兴文化相互影响的画面,里面确凿的史实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使“文艺复兴时期犹太文化黑暗说”的主张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随后作者又出版了《意大利犹太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Jews of Italy*),以专门的章节研究了犹太人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关系。他在文中对这个时期的犹太历史作了系统梳理,并指出犹太人不仅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整个过程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文艺复兴的每个阶段也无时不在影响着犹太人。这两部著作引用了大量前人不曾引用过的原始资料,总结了大量最新且极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采用了新的视角,所以它们的出现代表了当时乃至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研究以来的最高学术成就。此后学术界虽有回应者,但都无出其右者。直到1955年夏尔瓦斯(Moses Avigdor Shulvass)出版了《文艺复兴世界中的犹太人》(*The Jews in the World of the Renaissance*),此问题的研究才出现了新的局面。该书对此时犹太人进行了最为全面的论述,涉及犹太人的各个方面。⁸与塞西尔·罗斯的细节长编不同,夏尔瓦斯模仿布克哈特的写作方式,对文章的每一个主题都进行了综合分析,使得本

⁷ David B. Ruderman, *Essential Papers on Jewish Culture i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Italy*, 1992, pp.2-3.

⁸ Moses Avigdor Shulvass, *The Jews in the World of the Renaissance*, Leiden: Brill, 2003.

书与塞西尔·罗斯的著作一起成为了研究此问题的经典。无论从学术活动时间还是从学术门径看,罗斯和夏尔瓦斯都属于承前启后或继往开来的人物:对于前人,他们有明显的超越;但相比后辈,他们终究没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此二人的著作都太过于强调外部环境即文艺复兴文化对犹太人的影响,塞西尔·罗斯甚至用这样一句意第绪谚语(Yiddish proverb)“人云,犹太人亦云”(Vies Kristelt sich, azoi yidlt sich)⁹来形容此时犹太人的状况,仿佛此时的犹太人就是文艺复兴的产儿,从而忽视了来自犹太社区内部的动力和犹太文化自身的需要,遭到后世学者的颇多诟病。

70年代以降,特别是近25年来,随着一大批美国、意大利、以色列的年轻犹太学者的崛起,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各种新思想以及相关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伯纳德·卡普曼(B.D. Cooperman)于1983年出版的《16世纪的犹太思想》(*Jewish Though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和大卫·B·罗德曼(David B. Ruderman)于1992年主编出版的论文集《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代的犹太文化研究总汇》(*Essential Papers on Jewish Culture i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Italy*),就收集了这批年轻犹太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有不少学者对塞西尔·罗斯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如阿瑟米·莱斯利(Arthur M. Lesley)就指出犹太人参与文艺复兴不仅是受到外部影响的结果,更是出于发展自己独立文化的内部需求,这才是“15-16世纪的意大利犹太人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在文艺复兴面前融而不化的真正原因”。¹⁰

与此同时,罗伯特·邦菲尔(Robert Bonfil)的论文《历史学家视野中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The Historian's Perception of the Jews in Italian Renaissance*)¹¹则在总结当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早期犹太学者提出的“意大利犹太文艺复兴的观念”(Italian Jewish renaissance)进行了重构——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的犹太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Jews during the Italian Renaissance)的概念取代了早期犹太学者提出的“意大利犹太文艺复兴或文艺复兴中的犹太人(the Jews in Renaissance)”的概念,即由环境中的人转变为环境期间的人。从此,他在此领域的研究便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出版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比和

⁹ “As the Gentile does, so does the Jews”, Cecil Roth, *The Jews in Renaissance*,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59, p.21.

¹⁰ David B. Ruderman, *Essential Papers on Jewish Culture i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Italy*, p.59.

¹¹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143(1984):pp.59-82

犹太社区》(*Rabbis and Jewish Communities in Renaissance Italy*)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犹太人的生活》(*Jewish Life in Renaissance Italy*),对此时的犹太人做了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在后一著作中,他详尽地描述了此时犹太人的社区和经济结构、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精神结构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塞西尔·罗斯等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并没有给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或政治地位带来显著的改变,对于犹太人来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天空”没有塞西尔·罗斯说的那么“蓝”,犹太人仍然是社会的“另类”或“他者”(Otherness)。¹²但作者也指出此时的犹太哲学家的活动以及犹太神秘主义的喀巴拉(Cabala)思想确实对当时的基督教学者如皮科(Pico)、马西里奥·费奇诺(Masilio Ficino)的哲学思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此外,2000年9月来自以色列、美国、欧洲各大学的犹太学者在德国沃芬比特著名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in Wolfenbüttel)¹³召开学术会议,深入探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犹太人的相关问题。其中对近代早期的十个意大利犹太知识分子活动的讨论成果,由大卫·B·罗德曼、朱塞佩·沃尔茨(Giuseppe Veltri)整理汇编以《文化中介:近代早期的意大利犹太知识分子》(*Cultural Intermediaries: Jewish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taly*)为题在2005年出版,代表了学术界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罗德曼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犹太知识分子的流动性、与基督教学者的交流、以及从事印刷出版工作的活动都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文艺复兴的发展与传播。¹⁴

就文艺复兴史而言,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已提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学者,布克哈特指出犹太学者不仅在希伯来文教学中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意大利文学活动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此外,犹太学者卡罗尼莫斯·本·大卫(David ben Calonymos)和阿伯拉罕·德·巴尔美斯(Abraham de Barmis)还在将阿威罗伊(Averroes)的作品由希伯来文翻译成拉丁文的活动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些译文在17世纪的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还公开

¹² Roberto Bonfil, *Jewish Life in Renaissance Italy*, Translated by Anthony Oldcor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1-10.

¹³ 由尤利乌斯公爵(Herzog Julius)建造于1572年,在博学的图书收藏家奥古斯特公爵(Herzog August)的帮助下,到1666年这个图书馆藏书已经达到大约13万5千册书籍,内容涉及各个领域——从天文学到修辞学,从历史到物理——现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之一。自1990年以来,馆内保存了德国17世纪的印刷品,其中包括1万2千多册原版书籍和版画画像,近1万2千份珍贵的中世纪手稿和约5千册古版书。自1989年以来,世界上最昂贵的书——韦尔夫公爵海恩里希(绰号雄狮)的福音书(Evangeliar des Welfenherzogs Heinrich der Löwe)就在这个图书馆里展出。

¹⁴ David B. Ruderman, Giuseppe Vultur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Jewish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tal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p.2.

的为人传诵。¹⁵但此后却很少再有文艺复兴史家去关注此时的犹太学者。直到二战以后,随着人们对“大屠杀”的反思,史学家才开始更多的关注欧洲历史上少数族群的命运。受此思潮的影响,文艺复兴史家也重新开始关注文艺复兴社会中的少数族群,尤其是不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对文艺复兴的贡献。从此文艺复兴百科全书的编撰中,“犹太人”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词条。进入90年代以来,法拉格·克莱尔(Farago Claire)在其著作《重构文艺复兴》(*Reframing the Renaissance*)中提出的“去除中心的”(de-centred)文艺复兴的思想影响了很多学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便是其中之一。伯克是英国著名的新文化史家,母亲一系是俄罗斯犹太人,也许正是他的犹太血统才使得伯克更容易把这个“去除中心的”文艺复兴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他在其著作《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ers and Peripheries*)中指出西方文化本身也是多元而非一元的,它包括了许多少数族群的文化,犹太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其中许多都参与了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文艺复兴。¹⁶他以犹太学者莱昂·埃布里奥(Leone Ebreo)的活动以及犹太神秘主义著作《佐哈》(*zohar*)对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为例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美国著名女历史学家马格瑞特·金(Margaret L. King)的著作《欧洲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in Europe*)则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宽容社会,与文艺复兴造就的开明社会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犹太主义的盛行。但犹太人的文化生活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并且对主流社会的文艺复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斯蒂芬·格尔西(Stephen Gersh)、贝尔特·罗斯特(Bert Roest)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umanism: Rhetoric, Representation and Reform*)实际上是集体分工合作的成果,列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文艺复兴语境中的犹太精英文化”(Jewish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Renaissance Context),其中就提到犹太学者与文艺复兴的关系。作者认为:“15-16世纪的犹太学者是重要的文化中介,推动了希伯来圣经和哲学在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中的传播”,¹⁷同时“文艺复兴的精神也影响了这些著

¹⁵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97页。

¹⁶ Peter Burk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p.3.

¹⁷ Stephen Gersh, Bert Roest,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umanism: Rhetoric, Representation and Reform*, Brill, 2003, p. xv.

名的犹太学者”。¹⁸斯蒂芬·J·米尔纳(Stephen J. Milner)的著作《在边缘: 前近代意大利的少数族群》(*At the Margins: Minority Groups in Premodern Italy*)中则将犹太人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边缘群体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文艺复兴在塑造意大利犹太人的文化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影响了当时犹太学者活动的各个领域。¹⁹

总之, 从国外学者的既存研究可以得知, 犹太学者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一个实际存在的社会群体, 没有被排除于文艺复兴之外, 他们虽未能成为文艺复兴的主角, 但却在文艺复兴中做出了实际的贡献。他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意大利犹太学者在文艺复兴中的具体活动、犹太学者与文艺复兴的关系等方面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不过, 国外学者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 首先, 对意大利犹太学者为何能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崛起的原因分析不够。国外学者大都从意大利经济和文艺复兴文化的需要入手分析, 而忽视了教皇和犹太人本身的因素。笔者认为 15-16 世纪期间教皇出于人道和理性的宽容以及犹太人重视教育的传统都是犹太学者在意大利得以崛起的原因。其次, 对于犹太学者群体的时代特点, 国外学者中也鲜有论述, 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总结。再者, 国外学者至今无人对意大利犹太学者在文艺复兴中的贡献进行系统总结, 特别是对犹太学者作为“流动的种子”在文艺复兴向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更是鲜有学者提及, 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

2、国内研究状况

我国犹太人的专门研究, 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 随着中国与以色列交往的加深, 犹太人研究成了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各种专门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如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南京犹太文化研究所、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河南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等。上述诸机构的研究重点, 多集中于犹太人的在华活动、反犹主义等问题, 以及外文书籍的翻译方面。近几年犹太文化与世界文明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但对犹太人与文艺复兴的关系涉及者甚少, 只是在林太、张毛毛编译的《犹太人与世界文化》、潘光与陈超南、余建华著的《犹太文明》中有零星的记载。翻译的外文专著如阿巴·埃班

¹⁸ Stephen Gersh, Bert Roest,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umanism: Rhetoric, Representation and Reform*, p.240.

¹⁹ Stephen J. Milner, *At the margins: minority groups in pre-modern Ita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pp. 81-84.

的《犹太史》、罗伯特·M·塞尔茨的《犹太的思想》、塞西尔·罗斯的《简明犹太民族史》等则由于其内容限制，大都没能对其进行深入地探讨。山东大学刘新利教授的文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犹太人》对本文写作有很大的帮助。刘教授在文章中指出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宗教思想的束缚，犹太人没能为文艺复兴贡献一位大师，且知名犹太学者也寥寥无几，只是在某个文化领域略有作为，但她也承认这些犹太学者在希伯来文教学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作为国内首篇论及文艺复兴时期犹太学者的论文，其无疑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意大利的特殊性、对国际史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史料的缺乏等原因，加之刘教授的重点在于说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犹太人复杂的社会地位，所以论证显得不够充分、有力。

而在文艺复兴研究方面，我国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全面、多角度地审视欧洲文艺复兴仍是一道难题，空白环节较多，目前国内涉及此课题的文艺复兴著作仅有两部，即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宗教卷》²⁰（其中的内容只不过是刘新利教授的论文《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犹太人》的翻版）和《欧洲文艺复兴史——城市与社会生活卷》²¹，作者的重点都在于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犹太人复杂的社会地位，难有新意可言。

总之，我国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学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注者甚少，即使有所涉及，也不够深入、细致，过于简略，且乏善可陈。因此笔者愿意就此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期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同时希望后文中罗列的资料（已注明来源）能够对以后的继续研究提供一丝帮助。但由于本文时间跨度达两个世纪，涉及政治、经济及文化诸多方面，加之本人才疏学浅，难免有不足与疏漏，恳请专家斧正。

²⁰ 刘新利、陈志强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宗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²¹ 王挺之、刘耀春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城市与社会生活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二、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崛起

自从罗马帝国以来犹太人的形象就一直存留在意大利人的记忆中，他们在意大利经济、文化、宗教方面扮演的关键角色也为其赢得了一种特别重要的地位。但与西班牙、法国普罗旺斯的犹太学者相比，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欧历史上意大利的犹太学者似乎从来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可言。不过，当历史的脚步来到文艺复兴之时，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此时的意大利因其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成为了犹太人新的文化中心，意大利犹太人的精神活动也因此空前繁荣，一时之间一大批著名的犹太学者“崛起”于阿尔卑斯山麓以南的意大利土地上。而为了使我们以后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花费一些笔墨对 15-16 世纪的意大利犹太学者的构成及其相关概念做更为科学的界定。

（一）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界定与构成

在“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这样一个术语中，首先，为了正好覆盖前后紧密相联的年份，“世纪”这一词是使用的非常宽松的。实际上年代断限并不容易划定。“世纪”最多只是为方便起见而采用的一种随心所欲的划分法，不允许因此妨碍或曲解我们的历史思维：哪怕历史被剪成几百年一段，历史也不成其为历史了。”²²但为了尽量缩小本文的研究范围，突显所要研究的核心时期和当时文明的突出特色，以便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更为科学地界定，对其中的核心年份进行强调。因此，笔者有必要指出本文所说的 15-16 世纪实际指的是，1476 年第一部将文艺复兴的成果引入犹太传统文化的修辞学著作——《蜂巢的漂流》(*Flow of the Honeycombs*) 印刷出版至 1578 年最伟大的犹太史学家阿扎利亚·德罗西去世为止的这段时间。

其次，对“意大利犹太学者”的概念也有必要进行解释。首先，这里所说的“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不是今天政治意义上的“意大利”。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意大利犹太学者”也仅是从地理概念上来说的，是指那些在意大利地理范围内生活和进行文化活动的犹太学者。他们既包括意大利本土的犹太学者，也包括那些移居意大利的犹太学者。如约翰南·阿莱曼诺 (Yohanan

²² [美]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夏继果译：《12 世纪文艺复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5 页。

Alemanno, 1433-c. 1504) 虽然出生在法国, 但其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和文化创作活动都在意大利, 我们自然将其看作意大利的犹太学者。此外, “学者”一词极易与“知识分子”产生混淆, 我们也有必要对其进行说明。目前, 对“学者”的定义有多种: 一种认为“学者”指有学问的人; 另一种指在学问上特别突出的人; 还有说是指求学的人²³; 或者说是有人文学科领域中有一定造诣的人²⁴。“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 最早是由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雅克·勒高夫在其名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提出来的, 他指出12世纪时西欧的城市学校中最先出现“知识分子”的名称, 随后在13世纪的大学中流传开来。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 世俗教育兴起, 城市中出现了专门以写作或者教学为职业的人, 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但又不同于中世纪早期的文化阶层——教士, 于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诞生了。在中世纪“知识分子”指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 具体的说就是特指学校教师群体²⁵。虽然“学者”和“知识分子”都是指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 但是就本文而言, 使用学者一词更为贴切, 因为本文中的“学者”并不都是专门从事写作或者以教学为职业的人。本文中的“犹太学者”特指那些接受过比较系统的犹太传统文化教育, 具有丰富的古典文化或受到文艺复兴文化影响的犹太文化精英阶层, 涵盖教、俗各界人士, 就职业而言包括拉比、教师、编辑、抄写员、文学家、音乐家、翻译家、哲学家等。

(二) 15-16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崛起的客观条件

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饱受迫害摧残, 频遭勒令驱逐, 不得不背井离乡亡命天涯。然而也因各地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 乃至教皇、王侯政策之考量, 以及文艺复兴哲士的思想启迪而有幸与不幸, 天壤之别的悬殊际遇。15—16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崛起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批才识卓越、博学广识的犹太人, 竟能超越种族、宗教、文化、地域、国界等有形无形的重重限制, 而崛起于意大利并且成为对文艺复兴运动有一定影响的代表性人物, 可以说是出人意料, 值得仔细深入研究。

1、意大利政治的四分五裂与教俗统治者的宽容

当文艺复兴进入十五世纪以来, 欧洲各国悄然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最显

²³ *Britannica World Language Dictionary*, New York: Funk & Wagnall Company, 1955, p.1171.

²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第1548页。

²⁵ [法]雅克·勒高夫著, 张弘译:《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第1-4页。

著的就是民族意识的高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但这在意大利却出现了一个悖论,此时的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不断加剧,出现了五强争霸的局面。各个城市国家以及统治者深陷于内战或与邻邦之间的战争,根本无暇顾及犹太人这个城市中的少数族群,更不用说对其实行系统、连续、统一的政策了,这就使得犹太人能够在各城市国家之间、皇帝与教皇之间平静的生活着。²⁶当一个地方发生反犹事件,他们便迁移到另一个地方,等局势稳定之后,他们便返回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驱逐使他们流出,宽容使他们流入”²⁷成为了这个时期意大利犹太人的真实写照。

更为重要的是出于竞争的需要,各城市国家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成为了布克哈特所说的“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²⁸。各国统治者选拔人才,注重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暴君统治者的不合法使暴君陷于孤立并经常处在危险包围之中,他们所能结成的最光荣的同盟就是和聪明才智之士交往而不考虑出身如何……他和诗人学者为伍,感到自己有一个新的地位,的确,他感到自己几乎有一个新的合法的根据。”²⁹这就为许多犹太学者进入文艺复兴的宫廷服务提供了可能。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著名的犹太学者埃利亚·梅迪哥、约翰南·阿莱曼诺、法里索尔等,都曾在佛罗伦萨(Florence)梅迪奇(Medic)的宫廷服务。阿莱曼诺感激洛伦佐·梅迪奇的知遇之恩,在《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ng*)中就赞扬洛伦佐是当代的“所罗门”,是柏拉图理念中的“哲学家之王”(philosopher-king)³⁰。

与此同时人们都知道意大利各国的统治者虽然现在显赫,但其祖父可能是伯爵的家臣或者是赤贫的城市雇员,他们的出身与借贷银行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在北欧犹太人与他的封建领主属于不同的阶层,而在意大利却没有什么不同,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开始也只是一个布商和银行借贷者,米兰的维斯康提家族(Visconti of Milan)和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家族(Malatesta of Rimini)也是犹太财政家的主顾。在以金钱多寡为衡量标准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不可能仅仅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将一个有趣而有利的合作伙伴驱逐出去。³¹而犹太人高超的医术和

²⁶ Henry Hart Milman,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7, VOL.II, BOOK XXVII.p.412.

²⁷ 赵立行.试析中世纪西欧对犹太人的多重态度.北京:求是学刊,2006年第1期,第143页.

²⁸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页.

²⁹ 同上,第6-7页.

³⁰ Daniel H. Frank, Oliver Leama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dieval Jewish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25.

³¹ Cecil Roth, *The Jews in Renaissance*, p.19.

其他技艺也是王侯贵族所需要的。也许一个犹太编年史作者的发言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笔者的想法，针对 1573 年威尼斯颁布的驱犹太法令，他说：

你们驱逐犹太人，这是个多么有害的行动啊！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会使你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是谁使土耳其人变得这样强大？除了在已经被西班牙国王驱逐的犹太人中间，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这样的能工巧匠来制造土耳其人能够和其他民族较量的大炮、弓箭、炮弹、刀剑、盾牌和小盾牌呢？³²

此外，就此时的意大利来说，教皇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的决定对意大利的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犹太政策实际影响着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犹太政策。曼图亚的弗兰切斯科·贡查加侯爵 (Marquis Francesco Gonzaga) 在 1512 年 3 月 2 号颁布的 “*grida*” (公告) 中针对近来高涨的反犹活动指出 “因为犹太人得到罗马教皇的宽容所以在贡查加家族统治的领地内犹太人也必须得到宽容”。³³ 罗马教皇大都受到奥古斯丁 “见证人” 理论的影响，他们将犹太人看作基督受难的见证人，他们的遭遇是基督教合理性的最好证明，是无可替代的 “反面教员”，基督徒有在信仰上帮助他们明白真理的必要，使他们有一天皈依基督。因此从教廷重归统一的马丁五世 (Martin V) 开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趋于尾声的保罗三世 (Paul III) 为止，百年间的十几位教皇对犹太人的态度基本上都是平和、友善和袒护的。如 1419 年马丁五世正式向天主教世界宣布：

有鉴于犹太人乃依主之形象所做，而部分在他日终必获拯救，且祈求吾人庇护：为遵循前人之作法，兹下令不得在其会堂干扰彼等；彼等之律法、权力与风俗等亦不得侵犯之；更不能强迫彼等接受洗礼，纪念基督教庆典，亦不得迫其佩戴新徽章或阻止其与基督徒之间的商业往来。³⁴

受文艺复兴精神影响的几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尤里乌斯二世 (Julius II)、利奥十世 (Leo X)、克莱门特七世 (Clement VII) 和保罗三世，更是出于人道和理性都对犹太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其中，前三位教皇都有自己的犹太私人医生，克莱门特七世与利奥十世甚至认为犹太学术成就，是基督教文化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520 年第一部完整的《塔木德》就是在利奥十世的

³²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吴模信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第 238 页。

³³ Dana E. Katz, *The Jew in the Art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i.

³⁴ Henrich Gratz, *History of the Jew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5, IV. p.220.

鼓励下在威尼斯印出。而保罗三世则更进一步，沙都雷多红衣主教曾抱怨说，“从来没有一个教皇给予基督徒的荣耀、特权、与让步有保罗三世给犹太人的那么多。他们非但受到协助，简直是被积极的武装了，既享利益又获特权。”³⁵同时，按照历史主义的或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不是这些研究局限于今天的人们如何认识，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有怎样的切身感受。宽容是相对的，如果人们不认为受到束缚，他们实际上就是被宽容的。当时的犹太作家感恩地额手庆贺同胞在梅迪奇教宗治理下所获得的安全，其中更有一个称克莱门特七世为“以色列的义友”。³⁶教皇对犹太人的宽容可见一斑。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教皇的宽容，才使得教皇势力范围所及的罗马，以及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成为了犹太人在欧洲唯一的避难地。相信如果没有罗马天主教会与历代教宗的慈悲为怀，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犹太人实在是四面楚歌、生机渺茫。³⁷

2、意大利经济的转型与犹太银行贵族阶层的形成

意大利可以说是近代经济的发源地，早在12、13世纪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意大利的工业生产能力快速增长，各个城市都形成了自己的工业特色。特别是随着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以及米兰(Milan)等工商业城市的发展，意大利经济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从而为以后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但这对犹太人来说却是一个不幸，由于意大利商人阶层的崛起，犹太人逐渐被排挤出了商业领域，转而从事基督徒不愿从事的资本借贷业。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资本借贷业使得犹太人得以重新进入意大利。

当欧洲历史进入14世纪以来，受到当时封建社会危机的影响，意大利各工商业城市的经济也出现了停滞现象，特别是伴随着1348年夏天“黑死病”的降临和反复发作，意大利各地的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城镇萎缩，市场衰退，人口锐减，佛罗伦萨从瘟疫以前的9万人至10万人萎缩到瘟疫后的不到3万人；威尼斯从12万人降到8.4万人；博洛尼亚从5.4万人降到3.5万人；帕多瓦从3.8万人降到1.8万人；比萨从5万人降到1万人。³⁸但置身14世纪末到15世纪新兴的经济大环境中，

³⁵ Henrich Gratz, *History of the Jews*, IV. p.515.

³⁶ [美] 威尔·杜兰著，台湾幼狮出版社译：《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57页。

³⁷ 何宛倩著，《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化外之民——犹太人的宿命与挣扎（1300-1750）》，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³⁸ Margaret L. King, *The Renaissance in Europe*, London: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2003, p. 59.

城镇在经历萎缩的同时，也获得了发展的活力。³⁹黑死病过后人口的增加、技术的创新、航海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困境中的各城市获得了重生的机会，意大利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局面，佛罗伦萨的毛纺业、银行业，威尼斯的造船业又重新兴盛起来。人口的增长、工商业的发展，加大了资本的需求，因此意大利各国统治者为了克服资本的短缺、增加税收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竞相鼓励作为资本借贷者的犹太人移居意大利，允许他们在各地开办银行。犹太资本迅速进入了借贷和典当行业，不仅为文艺复兴各宫廷提供巨额贷款，还为意大利各农村地区提供小额贷款。

到了15世纪下半叶，犹太借贷资本家已经成为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各中心城市以及小城镇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根据博蒂齐尼（Maristella Botticini）对佛罗伦萨托斯堪纳（Tuscan）农村地区借贷状况的研究可知：当地有债务的农户中三分之一以上的都与犹太人存在着借贷关系⁴⁰。大·皮萨（Da Pisa）家族、诺莎（Norsa）家族更是在意大利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一个犹太资本网络得以建立。犹太借贷资本进入了佛罗伦萨、西耶纳（Siena）、费拉拉、曼图亚、佩扎罗（Pesaro）、勒佐（Reggio）、摩德纳（Modena）、帕多瓦和博洛尼亚（Bologna）等城市⁴¹。而大·比萨家族于1348年在佛罗伦萨建立的比萨银行，也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大的犹太银行。⁴²伴随着犹太银行业的发展，一批犹太银行贵族也在慢慢崛起，在佛罗伦萨的大·比萨家族、曼纽尔·大·沃特拉（Manuele da Volterra）家族、威尼斯的安塞尔默·戴尔·班克（Anselmo del Banco）家族和费拉拉的伊曼纽尔·诺莎（Immanuel Norsa）家族等都是当时犹太银行贵族的典型代表。

随着这些犹太银行贵族的崛起，犹太人在意大利的生活出现了新的局面。他们在意大利经济上的成功一方面为普通的犹太移民进入意大利铺平了道路，从各地迁入的犹太人聚集在其居住地周围形成了新的犹太社区，他们的居住地也成为了犹太社区的中心；另一方面经济的成功也导致了财富的增长，财富的增长使得他们能够模仿意大利贵族的生活方式。他们吸取意大利贵族的作风，培养了一种艺术、文学和富裕生活的审美趣味，他们不仅建造华丽的宫殿、进行奢侈品消费，

³⁹ Judith M. Bennett, C. Warren Hollister, *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 Boston: McGraw-Hill, 2006, p.332.

⁴⁰ Maristella Botticini, A Tale of "Benevolent" Governments: Private Credit Markets, Public Finance, and the Role of Jewish Lender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0, No.1(Mar, 2000), pp.164-189.

⁴¹ David B. Ruderman, *Essential Papers on Jewish Culture i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Italy*, p.8.

⁴² [以色列]埃利·巴尔内维：《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第126页。

而且在意大利犹太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培养自己的宫廷文化和创造性,他们建立了大规模的图书馆,扩大财政支出支持犹太拉比学者、哲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的创作活动。⁴³同时,为了炫耀自己高贵的地位和使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也模仿当时的意大利贵族,雇佣当时著名的犹太学者作为私人顾问和家庭教师。这些犹太学者都得到了良好的待遇,为他们的学术活动奠定了经济基础的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声望。如阿莱曼诺就寄居于佛罗伦萨的犹太银行家大·皮萨的家中,为其子伊萨克(Isaac)、撒母耳(Samuel)授课。因为大·皮萨家族的声望,阿莱曼诺的声望也在不断提高,许多犹太贵族家庭都争相请阿莱曼诺担任其孩子的家庭教师,许多学者也慕名而来向他学习。“可以说正是他在犹太人中的名望,才使得他能够结识皮科,从而进入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小圈子。

3、文艺复兴营造的理想文化氛围

14 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了意大利,千余年来牢不可破的传统信仰,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受到空前的冲击。旧观念吹枯拉朽的趋势无可挽回,新思想日新月异的变化不可阻挡,激变的时局造成世人精神观念的松绑和解放;人文主义者标举的人文主义与自由精神唤醒了人们的理性;希伯来文和神秘主义的研究,使得人文主义者与犹太学者之间的鸿沟得以拉拢接近。这一切就为犹太人境遇的改善创造千载难逢的契机。

早期文艺复兴学家如但丁就曾与犹太学者伊曼纽尔(Immanuel)交厚;薄伽丘更是(Boccaccio, Giovanni, 1313—1375 年)在《十日谈》中讲了“三个戒指”的故事,以此解答“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者之中,哪种是正宗宗教”的问题。故事说有个大富翁有一枚既珍贵又漂亮的戒指,是他的传家宝,凡得到这枚戒指的就是继承人。他有三个儿子,个个才华出众,对父亲十分恭顺,都受父亲宠爱。因此老人请一位能干的匠人照样复制了两枚,死时悄悄将三枚戒指分别赠送给三个儿子。三枚戒指十分相像,分不出真假,三人中谁是继承人的问题悬而不绝,至今尚无答案。故事表明,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天父赐给三个民族的三个宗教”其中哪一个是正宗,就像三个戒指哪一枚是真的一样,至今

⁴³ Hava Tirosh-Rothschild, *Between Worlds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Rabbi David ben Judah Messer Le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14

⁴⁴ David B. Ruderman, Giuseppe Vultur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Jewish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taly*, p.26.

悬而未决，没有答案。⁴⁵应该承认这种宗教“宽容”的态度至少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地区，如在罗马以及受罗马影响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及帕多瓦等地一度表现为主流。此时的人文主义者在学习古典语言的基础上，也开始研习希伯来语。但丁本人对希伯来文有很高的评价；人文主义者如曼内蒂（Manetti, 1396-1459 年）和瓦拉（Valla, 1407-1457 年）都把向犹太老师学习语言视为必要的事情。⁴⁶这就为犹太学者与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的交往奠定了基础。

进入 15 世纪以来，意大利文艺复兴继续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及至 1450 年间人文主义的研究悄然之间发生了变化。希腊文本的复兴、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以及赫耳墨斯主义等成为了此时人文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⁴⁷马西里奥·费奇诺、皮科为代表的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喀巴拉人文主义者小圈子，僭取了意大利思想的统治地位，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领潮者。他们关注的焦点也从前代人文主义者关注的修辞学和优美的文体，转向了哲学、神学和科学。随着柏拉图哲学复兴的深入，他们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真理蕴含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种文化之中。为此人文主义者积极的投入到学习异教文化的活动中去，表现出了对古代异教神秘主义哲学，尤其是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⁴⁸的迷恋。他们认为喀巴拉中蕴含着能够证明基督教的真理，可以通过它以另类的方式了解上帝。皮科曾经宣称“没有一门学科能像巫术和喀巴拉那样证明基督的神性”，⁴⁹费奇诺也为柏拉图主义与喀巴拉以及巫术的混合兴奋不已。这些学者在研究喀巴拉的经义时急需犹太学者的助力，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对犹太学者的需求，学术上的需要，造就了文化上的宽容，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流社会对犹太人的态度；基督教学者放下身段，不耻下问，向犹太学者寻求观念的做法，对于两个宗教甚至于两个族群的接触与和解也自有其积极的意义⁵⁰。这虽然没有给犹太人带来真正的宽容，但也使一些著名犹太学者可以接触基督教学者，从而有机会接触文艺复兴的最新成果。梅迪哥、弗拉维厄斯（Flavius Mithridates）以及阿莱曼诺正是在这样的机会中，得以成为皮科等人文主义者的导师，在教授他们犹

⁴⁵ [意] 乔万尼·薄伽丘著，肖天佑译：《十日谈》，花城出版社 2001 年，第 35—36 页。

⁴⁶ Margaret L. King, *The Renaissance in Europe*, p.150.

⁴⁷ Daniel H. Frank, Oliver Leaman,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Routledge, 2003, p.519.

⁴⁸ 犹太神秘主义喀巴拉（Kabbalah 亦做 Cabala 或 Cabbala）被认为是一种对真理的体验，更深刻认识上帝的方法。“喀巴拉”在希伯来语中原为“承传”之意，信奉根据在兄弟间继承传授秘密仪式所做的对于《圣经》的解释。这对基督教学者有着很深的吸引力。

⁴⁹ Peter Burk,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p.91.

⁵⁰ 何宛倩：《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化外之民——犹太人的宿命与挣扎（1300-1750）》，第 137 页。

太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使得壁垒分明的双方阵营因接触而渐有所认识,因沟通而渐有所了解。

总之,动荡飘摇的时代虽然危机四伏但也隐含转机,人文主义学者著书立说,呼吁宽容异己的观念逐渐普及;对希伯来语和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不但有助于《旧约圣经》的研读,也增进了犹太学者与基督教学者之间的接触及了解;犹太神秘主义喀巴拉的普受重视,也使基督教与犹太教长久以来的扞格日渐淡薄。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其能在此时崛起于意大利便不足为怪了。

(三)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崛起的主观条件:重视教育的传统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意大利犹太学者能够在文艺复兴中崛起,固然与当时宽容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也与自身重视教育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论者有云:

文明是一种进步,……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延续与创造,……作为文明传载的主要途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教育与学习是每个人积极有效地在特定文化氛围中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对人的教育无疑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支柱,在文明进程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其时代的特征和价值,并为后一阶段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和借鉴。⁵¹

可见教育是文明得以延续、个人得以发展的重要途径,而犹太民族正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首先,在犹太人看来,勤奋学习刻苦掌握知识,不仅是仅次于信仰上帝的一种美德,也是信仰上帝的一种途径和一个组成部分,是对上帝之爱的最有力的表达。《圣经》中多次出现要求对人民和儿童进行教育的戒命。《箴言》第3章第24节中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⁵²

《约书亚记》第1章第8节中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诵读。”⁵³犹太律法也要求父母亲尽可能早地开始对孩子的宗教教育,甚至要求在孩子刚开口说话时就教会他背诵诗句:“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⁵⁴犹太传统规定父亲对儿子有三项应尽的义务,其中之一就是教儿子学习犹太经典。

《塔木德》中甚至说:“学习是最高的善”。其次,处于流散状态随时都面临被

⁵¹ 刘明翰,陈明莉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教育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⁵² 《圣经·箴言》第3章,第24节。

⁵³ 《圣经·约书亚记》第1章,第8节。

⁵⁴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0页。

其他文化同化的危险，犹太人不得不把学习犹太经典，身体力行作为保持民族同一性的重要途径。他们必须依靠教育和学习方面的优势，靠自己的文化和智力，求生存和发展。

犹太人对教育的重视，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更不仅仅是为了粉饰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投入，千方百计的创造条件。《塔木德》（Talmud）上曾经说：

“如果学习是最高的善，那么，创造有利于学习的机会和条件便是仅次于学习的善。”⁵⁵因此，许多犹太社团都把实践教育视作一种责无旁贷的责任。早在上古时期犹太家庭教育就受到重视，父亲在儿童幼年时期就教他们识字，进行家庭教育。公元前3世纪犹太会堂便开始成为了教育场所。公元前1世纪犹太民族就初步形成了义务教育体系。当时的耶路撒冷元老院大法官西缅·本·蔡奇便颁布法令规定：犹太社区必须资助公共教育，父母必须送儿童入学。⁵⁶到公元64年，大祭司约书亚·本·加马拉拉比重申西缅法令规定：每个犹太社团必须设立学校，供6岁以上的儿童就学，6岁至10岁的儿童必须入学的，在老师的监督下学习。⁵⁷到了公元70年又创办了犹太经学院，作为收集整理犹太经典、保存传播犹太思想的高级教育和学术机构。犹太教育的传统模式由此奠定，即使在流散时期更为艰苦的中世纪，他们遭到种种屠杀、驱逐和侮辱，这个传统也没有被放弃。犹太社区的慈善机构或救济机构尽可能设法让青少年有学习的机会。正是由于此犹太人成了世界各民族中文化和教育程度较高的民族，在中世纪基督徒大部分还是文盲的时候，犹太人就几乎消灭了文盲，在中世纪文化复兴特别是12世纪的拉丁文化复兴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⁵⁸，也为14、15世纪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作了准备。

此外犹太人对教育内容，也相当的重视。毫无疑问，宗教在教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密西拿》对此做出了规定：6岁开始学《圣经》，10岁学《密西拿》，13岁学习犹太戒律，15岁学习《革马拉》。⁵⁹但是犹太教育决非是纯粹的宗教教育，教育的内容也并非绝对单一的，宗教之外的某些是世俗性科学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例如，医学和决定犹太历节气的天文学就颇受重视，《塔木德》曾规定有能

⁵⁵ 张倩红著，《犹太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58页。

⁵⁶ 徐新、凌继尧：《犹太百科全书》，第400页。

⁵⁷ 同上，第400页。

⁵⁸ 关于犹太人在这次文化复兴中的贡献可以参见徐善伟教授的论文：《犹太人对中世纪西方文化复兴的贡献》，曲阜：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

⁵⁹ 徐新、凌继尧：《犹太百科全书》，第401页。

力的人应尽可能的多地学习天文历法，成为不愚不惑的智者。⁶⁰在希腊化时期，犹太人受到希腊传统的影响，开始学习希腊语。而在中世纪，虽然科学无奈的成为了神学的婢女，但犹太人对世俗教育的企求并未中断。12、13世纪的西班牙犹太人以及穆斯林统治下的西西里犹太人就对外部世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许多学校都开设了诸如逻辑、语言、几何、算术、天文、音乐等宗教以外的课程。只是由于非犹太社会对犹太人的迫害加剧，犹太教育才逐步减少了世俗内容。但这些教育内容却在意大利延续了下来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犹太学者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使得犹太人有机会在经历了长时间的亡国与流散之后，在文艺复兴中终将自身的文化、教育优势释放出来，滋润了从黑暗的年代里闪现而出的欧洲文明。

⁶⁰ 张倩红：《犹太人》，第 177 页。

三、15-16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特点及活动

环境对生活于其中的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崛起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犹太学者必然会受到那个时代环境的影响,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多才多艺”、“流动的犹太种子”、“多重身份和文化的综合体”就是文艺复兴赐予15-16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时代特点。而正是由于他们具备了这样的特点,他们才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通过与非犹太人文主义者交往、任教于意大利各大学、人文学科的创作、哲学精神的阐释等活动,对文艺复兴施加了自己的影响。

(一) 15-16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特点

15-16世纪的意大利犹太学者作为犹太学者的组成部分,自然继承了以前犹太学者的特点,和所有时代的犹太学有着共性。但身处文艺复兴时期,必然又带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印记。“多才多艺”、“流动的‘犹太种子’”、“多重身份与文化的综合体”这些特点可以说是所有时代的犹太学者都具备的特点,但文艺复兴时代的特殊环境又赋予这些特点以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使得这些特点在15-16世纪的犹太学者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明显。

1、多才多艺的人

英国著名的犹太史学家塞西尔·罗斯在其经典著作《文艺复兴中的犹太人》中,曾这样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学者: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存在一种特殊的现象——著名的犹太学者大都是集各种知识于一身的综合型学者,这种现象在今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因翻译阿威罗伊的著作而闻名的犹太学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天文学著作的编撰者、剧作家、戏剧导演以及音乐家,他们精通希伯来语,投身于希伯来学和塔木德研究。一个受雇于教皇的犹太医生,既涉足意大利文学又投身于科学研究,在犹太社区中还是一位著名的拉比,是犹太社区的剧作家、表演家、诗人。活跃于佛罗伦萨的犹太银行贵族在希伯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意大利的梅迪奇家族在意大利的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比毫不逊色。他们既是希伯来文学的学习者和赞助者同时又是希伯来文学的创造者。⁶¹

如果我们要给这些犹太学者贴一个标签的话,我想用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

⁶¹ Cecil Roth, *The Jews in Renaissance*, p.xii.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所说的“多才多艺的人”(homo universalis)最为合适。如果此论不谬的话,15-16世纪的意大利犹太学者无疑也可以被称作“多才多艺的人”,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哈瓦·特罗斯-罗斯查尔德在提到第一个将文艺复兴的成果引入犹太修辞学研究的犹大·耶胡尔·莱昂(Yehel Judah Messer Leon)就这样说道:“他不仅是15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之一,还是一个拉比、医生、诗人和演说家,他已经接近了文艺复兴时期理想的人才类型——多才多艺。”⁶²他的学生约翰南·阿莱曼诺以及他的儿子犹大·大卫·梅塞尔·莱昂(David Judah Messer Leon)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多才多艺的人,他们除了具有耶胡尔所具有的所有头衔外,还在音乐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不仅是成功的音乐指挥家,大卫更是写了一部音乐理论方面的著作,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在15-16世纪的犹太学者身上表现出了将“最高的个人发展的推动力量和一种坚强有力、丰富多彩并已掌握当时一切文化要素的特性结合起来的特点”,⁶³“在每一个领域都创造了完美的作品,成为了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所宣扬的“全才”即多才多艺的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个特点才使得他们能够在文艺复兴的各个领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2、流动的“犹太种子”

著名的犹太作家弗兰茨·卡夫卡对犹太文化有着深切思考,关于犹太人和犹太文化,他曾说:

犹太人像种子那样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就像种子吸收周围的养料,储存起来,促进自己的生长那样,犹太民族命中注定的任务是吸收人类的各种各样的力量,加以净化,加以提高。⁶⁴

他用“犹太种子”来描述犹太文化和犹太人是形象、深刻的,“犹太种子”散居世界,要生存,就必须适应其生存的土壤并吸纳其中的养料,这是别无选择的文化规则。但他也许忽略了一点,种子之所以成为种子不仅在于能吸收养分,也在于它能生根发芽,能将母体的生命力延续下来,或者流动到需要它的地方,在新的土壤中结出果实。这是犹太民族的特质,也是各个时代的犹太人能够在异质文化中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原因。无疑15-16世纪的意大利犹太学者都可以

⁶² Hava Tirosh-Rothschild, *Between Words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Rabbi David ben Judah Messer Leon*, p.24.

⁶³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30页。

⁶⁴ 刘洪一著,《犹太文化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13页。

被看作是一颗“犹太种子”，但这颗犹太种子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吸收养料的种子，更重要的在于他还是一颗“流动的‘犹太种子’”，它能够将各文化土壤中的精华吸纳整合并带到别的地方，促进了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

还是以上一节提到的犹太学者为例。拉比耶胡尔于1420-1425年间出生在意大利蒙特齐奥镇（Montecchio）的一个犹太家庭，从小接受了典型的意大利犹太教育（拉比犹太教育和世俗教育的结合），后在帕多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其一生中，他曾游历各地，先后到过安科纳、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曼图亚等地，在每一个地方他都吸收当地的文化养分充实自己，然后将自己的影响施加到他到访的地方。如在安科纳的犹太高等学院任教期间，他就吸收经院哲学和阿拉伯哲学的传统，写成了一部语法学著作《蓝色的石头》（*The Sapphire Stone*）和一部逻辑学著作《美的极致》（*Perfection of Beauty*），并将其用于教学活动中，影响了耶希瓦当中的犹太学生。他的学生阿莱曼诺先后在法国、佛罗伦萨、帕多瓦、曼图亚、博洛尼亚、威尼斯等地从事学术活动。当他于1494年从佛罗伦萨回到曼图亚时，与当地的人文主义者、诗人、占星学家帕里德·达·切雷萨拉（Paride da Ceresara）相识，在两人交往的过程中他将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思想传播给切雷萨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⁶⁵而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则是拉比大卫，在前两人的教育和影响下，大卫成为了当时最为著名的犹太学者之一。在其访问帕多瓦和佛罗伦萨的过程中他显然受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影响，开始了作为一个犹太人文主义学者的学术路程。⁶⁶“当他于1495年离开意大利到达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也随着他传播到了那里，在土耳其生根发芽。

正是犹太学者作为“流动的犹太种子”特点，才使得他们与非犹太人文主义者的交往成为了现实，促进了文艺复兴成果在各知识分子圈子的交流，为文艺复兴精神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3、多重身份与文化的综合体

如果我们考察当时犹太学者的一生，我们会看到一个独特的现象——作为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结果，我们无法为他们划定一个固定的身份，他们不仅

⁶⁵ B. C. Novak,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and Jochanan Alemanno, *Warburg: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45 (1982).

⁶⁶ 参见哈瓦·特罗斯-罗斯查尔德的博士论文《两个世界之间——拉比大卫·本·犹大·梅塞尔·莱昂的生活与思想》，第39-51页。Hava Tirosh-Rothschild, *Between Words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Rabbi David ben Judah Messer Le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有许多的民族身份,而且还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成为了具有一个多重身份和文化的综合体。

我们以阿莱曼诺为例,从其民族身份来看,其父母都是犹太人,所以从血缘关系上说他首先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出生在法国,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法国犹太人,其儿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法国式的犹太教育。当他于1456年移居意大利后,在意大利各地,特别是在其老师拉比犹大·梅塞尔·莱昂的耶希瓦求学的过程中接受了意大利式的犹太教育,逐渐被同化为一个意大利犹太人。接着,他在与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小圈子的交往中,无疑又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影响,从而和他的赞助人大·皮萨一样颇为惬意的成了意大利人。从其文化身份来看,他无疑受到了犹太文化、意大利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法国文化的影响,各种文化在其人生的相应阶段都深刻地影响着他的生活,在他的文化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些身份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在阿莱曼诺身上的,作为一个“犹太种子”,他有能力将各种文化吸纳整合,让他们成为一个有机的排列组合,让自己变成一个多重身份和文化的综合体。

阿莱曼诺只是那个时代的意大利犹太学者的缩影,从上面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拉比耶胡尔和大卫无疑也具备这样的特点。正是这样的特点才使得当时的犹太学者,能够尽快的适应文艺复兴的环境,成为了当时基督教学者理想的合作伙伴,为自己参与到文艺复兴的各个方面奠定了基础。

(二) 15-16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的活动

文艺复兴对于犹太学者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一方面他们开始走出封闭的小圈子,主动与非犹太人文主义者接触,应邀到意大利各大学任教,在对文艺复兴产生影响的时候,得以接触到新的文化成果。而另一方面犹太学者也逐渐意识到在某些领域他们的知识已经落后于同时代的基督教学者了,必须以更理性的方式去直面文艺复兴。为了摆脱劣势地位,维护犹太传统文化,他们开始将文艺复兴的新成果引入了犹太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创新活动。

1、与非犹太人文主义者的交往

交往、交流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人类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

各地区、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相互的交流。文艺复兴时期犹太学者的活动就是从与非犹太学者的交往中开始的。在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犹太学者与基督教学者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从文艺复兴初期的伊曼纽尔与但丁到盛期的埃利亚·德尔梅迪哥、约翰南·阿莱曼诺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无不代表着那个时代两个不同学者群体交往的典范。也正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交往,两个不同的学者群体才得以对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为文艺复兴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创造了条件。

伊曼纽尔与但丁都生活在文艺复兴初期的十四世纪,不在我们研究的范围之内,但他们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又不得不提。伊曼纽尔出生于罗马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接受过正统的犹太教育,精通圣经、塔木德、数学、天文学、医学、哲学等知识,熟练掌握了拉丁语、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是那个时代“多才多艺”的犹太人的代表。⁶⁷根据塞西尔·罗斯和卡苏托·阿姆贝托(Umberto Cassuto)的研究,他与但丁相识甚至是好友。罗斯指出但丁的《神曲》中包含着大量的希伯来圣经的知识,而但丁是不懂希伯来语的,伊曼纽尔无疑在其中起了巨大作用。⁶⁸但丁对伊曼纽尔的影响则在他的著作中显露无遗,伊曼纽尔将但丁的诗翻译成希伯来语,并将十四行诗引进希伯来诗歌,模仿但丁写了一部希伯来文的神曲《地狱与天堂》,在这部作品里他颂扬但丁。而在得到但丁去世的消息后他立即作了一首十四行诗哀悼但丁之死。⁶⁹正是这些使得伊曼纽尔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被称为海涅(Heine)之前最伟大的犹太诗人。

进入15-16世纪以来,文艺复兴进一步发展,基督教学者对希伯来知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渴望得到犹太学者的帮助,因此犹太学者与基督教学者的交往更加频繁。埃利亚·德尔梅迪哥、约翰南·阿莱曼诺、弗拉维厄斯与皮科的交往便是其中的代表。埃利亚·德尔梅迪哥1440年出生于克里特岛(当时属于威尼斯),20岁时便开始写作关于阿维罗伊的评论文章,因此“他被认为是当时亚里斯多德主义哲学的代表,他将亚里斯多德主义与当时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别开来,并在此领域赢得了巨大的声誉。”⁷⁰威尼斯和帕多瓦等城市的许多著名学者如唐纳托·吉若拉莫(Girolamo Donato)、格里玛尼·多米尼克(Domenico Grimani)、

⁶⁷ Raphael Patai, *The Jewish Min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7, p.157.

⁶⁸ 参见塞西尔·罗斯的专著《文艺复兴中的犹太人》第五章“在但丁的脚步中”。Cecil Roth, *The Jews in the Renaissance*, pp.86-110.

⁶⁹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97页。

⁷⁰ Cecil Roth, *The Jewish Contribution to Civilization*, Cincinnati: The 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 1940, p.64.

皮萨曼诺·安托尼奥 (Antonino Pizzamano)、巴巴罗·伊尔莫劳 (Ermolao Barbaro) 等都是他的朋友。⁷¹他和皮科于1480年在帕多瓦相识,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六年的交往。在帕多瓦期间受皮科之托,梅迪哥为皮科翻译了多篇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注和两篇阿威罗伊论知性的文章。1484年梅迪哥又跟随皮科一起到了佛罗伦萨,精心指导皮科以及另一位学问大师马西里奥·费奇诺,不光教授他们亚里斯多德的方法论,也为他们讲解犹太神秘主义哲学。此时的梅迪哥也因此有机会接触到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的其他学者,并参与他们在皮科家里举行的讨论会。费奇诺给贝尼威尼 (Benivieni) 的信中就记载了梅迪哥、法理索尔与弗拉维厄斯在讨论会上的争论。⁷²1486年5月两人又在佩鲁贾待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们讨论了逻辑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相关问题,却因为观点分歧越来越大,而逐渐失去了联系。梅迪哥于1490年回到了克里特岛,两人的友谊也随之结束。但犹太学者与皮科的交流却没有结束,约翰南·阿莱曼诺成为继梅迪哥之后与皮科建立友谊的犹太学者。

阿莱曼诺1435年出生于一个法语领地,并于1456年移居意大利求学于佛罗伦萨、帕多瓦、曼图亚等地,在曼图亚获得了哲学、医学博士。他于1488年重新回到佛罗伦萨,在犹太银行家耶胡尔·大·皮萨 (Yehel da Pisa) 家中做私人教师,为其子伊萨克、撒母耳授课。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与皮科相识,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后者于1494年去世为止。在这六年的时间里,阿莱曼诺不仅教授皮科希伯来语、柏拉图哲学和犹太神秘主义知识,还与皮科以及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小圈子在哲学问题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这在阿莱曼诺、皮科以及费奇诺等人的著作中都有反映。⁷³阿莱曼诺的著作《公众之目》(*The Eyes of the Community*)就是在此时创作的,并对皮科的哲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下一章第三节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探讨。此外,弗拉维厄斯也担任过皮科的导师,他不仅教授皮科希伯来语还教授他阿拉伯语和闪米特语,更重要的是他为皮科翻译了大量的犹太神秘主义著作,为皮科的创作提供了文本基础。

伊曼纽尔与但丁,梅迪哥、阿莱曼诺与皮科的交往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犹太学者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交往的缩影,此外弗拉维厄斯与贝尼威尼,法里索尔、莱

⁷¹ David B. Ruderman, Giuseppe Vultur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Jewish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taly*, pp.40-41.

⁷² Cecil Roth, *The Jews in the Renaissance*, p.114.

⁷³ 同上, p.119.

昂·埃布里奥与皮科、费奇诺，阿莱曼诺与大·切雷萨等都有过交往。有的范围甚至已经超越了意大利而影响到了其他的国家，如奥巴代亚·本·雅各布·斯福尔诺（Obadiah ben Jacob Sphorno, 1470年生）就曾在1498-1500期间做过德国著名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家约翰南·路希林（Johannes Ruchlin, 1455-1522）的导师，教授其希伯来语和犹太神秘主义，翻译了大量的希伯来语著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犹太学者对宗教改革做出的贡献。⁷⁴可以说，正是两个不同学者群体的交往，才增进了两个学者群体的了解，为文艺复兴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

2、在意大利各大学学习、任教

文艺复兴不仅是学术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新学术机构大学建立和迅速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大学也逐渐成为了传播新学术的重要机构。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经常活动于意大利各大学，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在这些学者中自然少不了犹太学者的身影，可以说“文艺复兴时代正是犹太人或多或少的与欧洲的大学教育体系发生联系的开始。”⁷⁵

文艺复兴以前犹太人是被禁止到大学学习的，但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文化宽容的气氛逐渐影响到大学，因此犹太人也得以进入大学学习。当时的帕多瓦大学是犹太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著名的犹太学者犹大·耶胡尔及其学生阿莱曼诺都曾在这里攻过读医学和哲学博士。据统计1517-1619年间就有大约80多名犹太学生（主要是哲学和医学专业）从帕多瓦大学毕业，而此时那不勒斯、佩鲁贾、比萨、锡耶纳、帕维亚、费拉拉等地的大学虽比不上帕多瓦，但也有一些犹太学生在这学习并取得学位。⁷⁶在学校的学习中他们不仅学到了哲学和医学知识，而且有机会接触到世俗学科，如意大利语、拉丁语、修辞学、数学、天文学以及逻辑学都成为了当时学习的内容。正是他们在大学里学习的经历，才使得他们能够在走出大学后，迅速融入到意大利社会中，接受文艺复兴的成果。阿莱曼诺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证明，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考附录二阿莱曼诺的年表。

不过，在大学中活动的犹太学者不仅仅是来求学的，有的甚至成为了各个大学的教授，在这里发挥着或多或少的有意义的学术影响。根据塞西尔·罗斯的研

⁷⁴ Stephen Gersh, Bert Roest. Leide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umanism: Rhetoric, Representation, and Reform*, p.234.

⁷⁵ Cecil Roth, *The Jews in the Renaissance*, p.36.

⁷⁶ 同上, p.38.

究⁷⁷，上文提到梅迪哥就曾经在帕多瓦大学中教授哲学课。他被认为是当时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体系的最杰出代表，因此 1480 年他被邀请到帕多瓦大学，为该城最著名的帕多瓦大学发生的一场哲学论争担当仲裁人。他完成的是如此出色，以至于帕多瓦大学邀请他继续担任这个古老的学科的教授。遗憾的是在帕多瓦大学的官方文件中却没有找到相关的记录。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著名的拉比犹大·曼兹（Judah Minz）身上，据说他也在帕多瓦大学担任过哲学教授，他的雕像还一度被放在了教学楼的主要的楼梯通道上。⁷⁸

而另一方面，拥有意大利大学的官方任命书的犹太学者也不在少数。他们在大学中开设希伯来语、哲学和医学讲座。如亚伯来罕·盖洛（Abraham Gallo）就在费拉拉的大学讲授希伯来语。雅格·曼提诺（Jacob Mantino）则是这些犹太学者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可以说是 19 世纪以前在意大利大学中授课的最伟大的犹太学者之一。他生于西班牙，因家庭遭驱逐，还在咿呀学语时就随父母漂泊世界。他曾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大学学习哲学和医学，以后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翻译事业。⁷⁹1529 年他接到博洛尼亚大学的官方邀请，出任该大学的医学教授；1539 年他又被邀请到教皇利奥十世创建的学术机构“Sapienza”担任医学教授。在此期间他把多部阿威罗伊、热尔松尼德、迈蒙尼德和阿维森那的著作，从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阿威罗伊派的哲学家切萨罗·克雷莫尼尼（Cesaro Cremonini），则终生担当了帕多瓦大学的教授，在帕多瓦大学中讲授阿威罗伊的哲学。可以说，正是这些犹太学者的努力才使得希伯来语成为了意大利大学的常设学科；使得阿威罗伊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成为了与柏拉图主义并行的哲学潮流之一，在大学和其他学校里继续主导着逻辑学和自然哲学的专业教学；更使得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成为了当时亚里斯多德哲学和医学的研究中心，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复兴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人文学科的创作活动

人文学科的创作活动并不是基督教学者的专利，正如莱斯利在其论文《意大利的希伯来人文主义——以历史传记写作为例》（*Hebrew Humanism in Italy: The Case of Biography*）中所说：

⁷⁷ Cecil Roth, *The Jews in the Renaissance*, p.113.

⁷⁸ 同上, p.39.

⁷⁹ 林太、张毛毛编译：《犹太人与世界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3 年，第 35 页。

犹太人可以确切的被称为人文主义者,如果他们也研究、学习和写作语法、修辞学、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犹太人文主义者能够采用人文主义者的方法和思想,渴望在自己的公共生活、哲学和宗教思想领域进行同样的活动。⁸⁰

可以说,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犹太学者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人文主义学者,他们开始将文艺复兴的精神引入犹太传统文化,在语言学、修辞学、哲学、诗学和史学等人文学科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创新活动,孕育了一大批犹太修辞学家、犹太哲学家、犹太历史学家。限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可能将这些学者一一介绍,只能选取其中的几个典型代表,以期能够窥斑见豹。

拉比犹大·梅塞尔·耶胡尔·莱昂是当时最为著名的犹太人文主义者。早年接受的系统的意大利犹太教育使得他在人文学科的创作活动中游刃有余,其早期作品《蓝色的石头》和《美的极致》虽然为其在犹太学者中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但还是局限于中世纪的学术传统。而真正奠定了他在学术界中至高地位的是其希伯来修辞学著作《蜂巢的漂流》,在这本著作中他融入了两种修辞学的传统——阿威罗伊-亚里士多德(Averroist-Aristotelian)修辞学传统和西塞罗-昆提良(Ciceronian-Quintilian)修辞学传统,后者正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要复兴的拉丁修辞学。耶胡尔和其他的人文主义学者一样采用了西塞罗的观点,他认为“修辞学是一个人在道德和智慧上达到完美的工具;一个成功的演说家,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渊博的哲学知识,才能使自己的修辞学技巧得到最好的发挥。”⁸¹这部著作不仅开创了将人文学科的研究引入犹太文化的先例,还体现了他对文艺复兴的开放心态和其政治理想——即修辞学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其子犹大·梅塞尔·大卫·莱昂则应其女学术赞助人的要求写了一部《妇女颂》(*Praise of Women*),它既是一部文学传记也是一部修辞学著作。在书中他不仅继承了父亲关于修辞学的论述,还引证了奥维德(Ovid)和维吉尔(Virgil)的诗学理论,他认为成功的演说家不仅需要雄辩地演说还要具有智慧,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接近文艺复兴时期宣扬的“全才”的理想。⁸²

当耶胡尔将修辞学引入犹太传统文化的时候,有的犹太学者则吸收佛罗伦萨柏拉图小圈子的哲学思想,创作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哲学著作。第一节中我们提到的梅迪哥、阿莱曼诺、莱昂·埃布里奥都与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有过接触,

⁸⁰ Arthur Lesly, *Hebrew Humanism in Italy: The Case of Biography*, *Prooftexts* 2 (1982): p.166.

⁸¹ Raphael Patai, *The Jewish Mind*, p.521.

⁸² Hava Tirosh-Rothschild, In Defense of Jewish Humanism [J]. *Jewish History*. Vol. 3, No. 2 (Fall 1988).p.38.

在他们的影响下,这些犹太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著作。梅迪哥在 1490 年从意大利回到了克里特岛,并整理了他在意大利与基督教学者以及其他犹太学者争论的问题,写成了《宗教之思考》(*Examination of religion*),阐述了宗教与理性的关系,提出了“双重真理说”(double truth)。阿莱曼诺则是一位多产的哲学家,他自小便接受过系统的犹太教育,熟悉当时流行的阿拉伯—犹太哲学知识以及哲学文本,在意大利求学和与皮科的交往过程中创作了大量的哲学著作,现存的有《所罗门之歌》、《公众之目》、《永恒的生命》(*Eternal Life*)、《集子》(*Collectanea*)以及一部关于炼金术的著作,其中《所罗门之歌》和《社区之目》是阿莱曼诺与皮科交往期间所作。前者是他在皮科的要求下写的,后者则是最能体现他于皮科合作的哲学著作,阐述了他关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皮科的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在他之后,莱昂·埃布里奥则吸收了费奇诺关于“爱”的思想,创作了自己的哲学著作《爱的对话》(*Dialogue of Love*),成为了当时谈论“爱”的话题的著作中最为成功的一部。

除了修辞学、语言学和哲学领域,犹太人在史学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文艺复兴以前,犹太文化几乎没有产生过历史学著作,因为他们认为创作历史著作纯属浪费时间,历史作品无异于既不能启智又不能育德的通俗小说。⁸³但在 15-16 世纪,文艺复兴的影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犹太编年史、犹太史编撰学以及历史传记等都取得了巨大发展,并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他们从事历史研究的理由也表现出了与非犹太人文主义者的趋同。⁸⁴乌斯克的历史巨著《慰以色列之忧伤》(*Consolation for the Tribulations of Israel*)概述了犹太民族的苦难史,并对这些苦难做出了解释。著名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哈柯亨(Joseph ha-Khen)运用了适合当时条件的编年史方法,他不仅利用非犹太人的文献资料,而且专门研究了法国和土耳其的宫廷史,写了编年史巨著《法国国王和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the kings of the dynasty of Othman the Turk*);他关于犹太史的著作《哭泣谷》(*Tears of valley*)则研究了近代初期和反宗教改革时期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⁸⁵最后阿扎利亚·德罗西(Azariah de Rossi)

⁸³ [以色列] 埃利·巴尔内维:《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第 VIII 页。

⁸⁴ 同上,第 VIII 页。

⁸⁵ 徐新、凌继尧:《犹太百科全书》,第 362 页。

作为当时最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在其著作《明目之光》(*The Light of Eyes*)中使用了漫谈和添枝加叶的技巧,其中包括大量小品文,以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另外他的著作不仅引证了古希腊和罗马经典作家的论述,而且还引证《新约》、奥古斯丁、阿奎那、但丁、彼特拉克和其他罗马时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基督教作家的论述。他利用近代的历史编纂方法试图将犹太历史中的事件和人物同通史中的事件和人物统一起来。而他对年代学的研究以及他对原始材料的鉴别则开创了现代犹太历史学编撰方法。⁸⁶

此外,犹太人在历史学的分支传记、历史地理等领域也取得巨大成就。约翰南·阿莱曼诺的《所罗门之歌》则是历史传记方面的代表作,他在著作中宣称其写作的目的是出于对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偶像和关于他们的传记的羡慕,是为了证明犹太人也和其他民族一样拥有自己的圣人。⁸⁷著名的犹太学者法理索尔·在佛罗伦萨也非常的活跃,他的著作《世界的路径》(*The Paths of the World*)为我们记载了佛罗伦萨梅迪奇宫廷的情况,在书中他提到了埃及苏丹进贡给梅迪奇的大象,另外它还是第一个收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希伯来地理文献。⁸⁸

可以说人文学科的创作活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活动的主流,不管是基督教学者还是犹太学者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此。而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正是犹太学者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从而参与文艺复兴,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做出贡献的最好证明。

4、哲学精神的阐释

文艺复兴时期是各种哲学流派迅速发展和相互影响的特殊时期。亚里士多德、阿威罗伊哲学思潮、柏拉图、新柏拉图哲学以及犹太神秘主义、琐罗亚斯德主义等哲学流派充斥于文艺复兴哲学领域的各个角落,不同的哲学家对它们有着不同的阐释,各种学说相互竞争,相互影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面对柏拉图哲学的冲击,犹太学者为维护传统,在如何对待柏拉图哲学上产生了两种态度:一是加紧阐释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伊主义,以对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这以埃利亚·戴尔·梅迪哥为代表;二是接受柏拉图主义,将犹太神秘主义融入其中形成

⁸⁶ 罗伯特·M·塞尔茨著,赵立行、冯玮译:《犹太的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502页。

⁸⁷ David B. Ruderman, Giuseppe Vultur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Jewish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taly*, p.29.

⁸⁸ David B. Ruderman, *The World of a Renaissance Jew: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Abraham Ben Mordecai Farissol, Cincinnati*: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1981, p.183.

自己的解释,以阿莱曼诺、犹大·梅塞尔·大卫·莱昂、莱昂·埃布里奥为代表。这些学者在各自的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对所涉及的哲学问题的进行了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哲学发展。

研究文艺复兴哲学的学者,往往把目光集中在柏拉图主义,而很少去关注当时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甚至对其持批评和鄙视的态度。其实这些态度都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如果对当时的各种哲学思潮进行仔细的考察就会发现,在那个时代从中世纪晚期继承而来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在大学和其他学校里仍然继续主导着逻辑学和自然哲学的专业教学。”其中心主要在帕多瓦、博洛尼亚、锡耶纳以及萨勒诺(Salerno)等地。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这正是犹太医学家和哲学家活跃的地区,所以犹太学者在这一流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埃利亚·戴尔·梅迪哥。他翻译了大量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向许多意大利学者讲解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本质,试图证明亚里士多德主义要优于柏拉图主义。在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演绎推理“三段论”(Syllogism)的问题上,他提出了“四个阶段”的学说,从而与埃尔莫劳·巴巴罗发生了争论,两人之间互通书信讨论此问题,在当时影响很大。⁸⁹同时,梅迪哥还在相关著作中阐释了双重真理(double truth)理论,他认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有两个即信仰和理性。基于此他认为神学和哲学的学说都是正确的,因为神学基于信仰和神性权威,而某些与神学不符的学说是建立在纯粹理性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基础上的学说也是正确的,即哲学不同于、也不依赖神学,不受信仰领域的各中神学学说的束缚,这无疑为后来的理性主义和自由思想铺平了道路。⁹⁰在喀巴拉逐渐流行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个反对喀巴拉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喀巴拉是柏拉图主义的基础,在宇宙论上远不如亚里士多德-阿威罗伊主义论述的深刻。

当梅迪哥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中寻求真理的时候,与他同时代的犹太学者阿莱曼诺、犹大·梅塞尔·大卫·莱昂、莱昂·埃布里奥却将自己的视野转向了柏拉图和犹太神秘主义哲学。阿莱曼诺的思想明显地受到了中世纪阿拉伯柏拉图哲学家伊本·奥斯德·奥巴塔亚斯(Ibn al-Sid al-Batalyawsi)的影响,他熟知后者的哲学著作《想象的空间》(*The Imaginary Circle: Kitab al-Hada'iq*),并将其翻译

⁸⁹ Paul O.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the Arts - Collected Essay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11-112.

⁹⁰ David Geffen, *Insights into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Elijah Medigo Based on His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 Vol. 41 (1973 - 1974), pp.73-75.

⁹¹ 同上, pp.79-84.

成拉丁语传授给皮科。此外,阿莱曼诺还把犹太神秘主义和魔法学的内容融入到柏拉图哲学的研究中,开始了将喀巴拉哲学化的进程。他赋予神秘主义的“数字”(sefirot)以新的概念——“数”是上帝活动的工具而不是上帝的特质。⁹²并认为它与柏拉图宣扬的十个精神数字(ten spiritual numbers)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阿莱曼诺坚持认为柏拉图是从犹太人那里学到的。⁹³他的学生犹大·梅塞尔·大卫·莱昂继承了阿莱曼诺在这方面的研究,他将喀巴拉看成拉比犹太教的权威解释,吸收了阿莱曼诺将喀巴拉哲学化的成果,但从中剔除了魔法学的成份。同时为了协调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喀巴拉,他吸收了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思想,来解释“数”的概念,他认为“数”既是上帝的实质也是上帝活动的特质。⁹⁴莱昂·埃布里奥则是当时最为著名的犹太柏拉图哲学家,他吸收当时讨论柏拉图爱的学说,写了一本《爱的对话》。他认为“美之极是宇宙的秩序、计划与和谐,也是神圣的美之外在表现;爱情由对形体美的赞扬与追求的阶段经知识美而达对天堂美的赞扬与追求,最高潮是对上帝的知识爱——对天体秩序的了解与体会,以及和圣神结合在一起的渴望。”⁹⁵对当时的柏拉图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我们在后来的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萨那里都可以找到他的痕迹。

综观 15-16 世纪犹太学者的文化活动,并没有因为文艺复兴的冲击而中断,反而因为这种危机产生一种紧迫感,更加积极的投入到文艺复兴运动中去。并且为了挽救传统文化,摆脱文化上的劣势,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创新活动,对西方文化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⁹² Daniel H. Frank, Oliver Leaman,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p.527.

⁹³ Lenn Evan Goodman, *Neo-Platonism and Jewish Thought: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oplatonic Studies*,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333.

⁹⁴ Daniel H. Frank, Oliver Leaman,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pp.528-529.

⁹⁵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第 571-572 页。

四、15-16 世纪意大利犹太学者对文艺复兴的贡献

布罗代尔在描述犹太文明时说过：“这种文明的躯体是分散的。它像很多细小的油滴洒落、散布在其他文明的深水的水面上，永远不同这些水真正混合，但又始终依附他们，以致它的运动也是别的文明的运动，因此是一种异常敏感的‘显示器’。”⁹⁶“身处文艺复兴之中的犹太学者也不例外，也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显示器”。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他们作为意大利一个实际存在的社会群体，积极地参与了文艺复兴的各个方面，为文艺复兴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交流的桥梁——文献资料的翻译工作

犹太人因为特殊的历史际遇，在人类文化的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里用文化交流的桥梁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及至文艺复兴时代这种桥梁作用更加明显，突出的表现在其为基督教学者翻译了大量的古典文献与阿拉伯、希伯来的文本资料，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发展。

意大利文艺复兴首先是古典文化的复兴，因此作为古典文化载体的古希腊罗马著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至公元六世纪末，拉丁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希腊学术和文化著作业已消失了”。⁹⁷对此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曾无比感慨地写道：“带着无数的悲伤痛苦”，罗马文化“被荒废了”。⁹⁸所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著作主要依赖于东方尤其是阿拉伯的流入，但这种流入并不是突然大量的出现于意大利人面前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翻译和积累的过程。由于犹太人不仅熟知阿拉伯文与希伯来文，而且其中也有许多人懂拉丁文，所以他们自然的成为了阿拉伯学者和基督教学者交流的桥梁。对此徐善伟教授有过详细的统计，他认为在十二和十三两个世纪犹太翻译家占翻译家总数的 40%，译作总数共有 193 部，占当时译作总数的 29.3%。其中自阿拉伯文译为希伯来文的有 133 部，包含阿拉伯人著作 90 部，希腊人著作 43 部，按学科划分大都是哲学和科学著作。⁹⁹这些著作后来基本上都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对拉丁西方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⁹⁶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第 232 页。

⁹⁷ Jaenakoplos, *Medieval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Byzantine and Islamic Worlds*, Lexington, 1979, p.15.

⁹⁸ Judith M. Bennett, C. Warren Hollister, *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 p.63.

⁹⁹ 徐善伟：《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65 页。

当历史的车轮来到了文艺复兴迅速发展的十五、十六世纪，犹太人的翻译运动并没有停止，除了将阿拉伯人继承的古典文献直接翻译成拉丁语外，他们把已经译成希伯来文的阿拉伯著作翻译成拉丁语。随着文艺复兴的进一步深入，许多人文主义者开始表现出对犹太神秘主义“喀巴拉”的迷恋，并渴望得到犹太学者的帮助，于是一些犹太学者又开始将犹太神秘主义著作翻译成拉丁语，并传授给基督教学者。下面我们就通过表格的形式将这个时期的著名犹太学者、翻译作品以及其对基督教学者产生的影响列出来。（见表 4-1）

表 4-1 犹太学者的译作及其影响情况表

译者	原作者	译著	影响
梅迪哥	阿威罗伊	《亚里士多德〈气象学〉摘要》	这些译著为皮科的早期创作提供了文本基础，他晚年倡导调和论，试图写一部论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致的著作，与此不无关系。
	阿威罗伊	《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评注》	
	阿威罗伊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评注》	
	阿威罗伊	《柏拉图理想国节选》	
弗拉维厄斯	热尔松尼德	《所罗门之歌评注》	这些著作不仅为皮科的哲学创作提供了资料来源，还影响了整个柏拉图学园的哲学创作。
	雷卡那提	《托拉评注》	
	沃尔姆斯的埃利泽	《科学的灵魂》	
	亚伯拉罕·阿布拉菲亚	《迷途指津评注》	
	约瑟夫·卡提拉	《公正之门》	
	伊本·夏姆·帕奎拉	《攀登之书》	
埃利亚·莱维塔	摩西·德·里奥	《佐哈》	本书是论述“喀巴拉”的主要经典，一直被视为犹太神秘主义哲学的代表作。
阿莱曼诺	伊本·奥巴塔亚斯	《想象的空间》	他翻译的这部著作对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哲学复兴产生了一定影响

资料来源：① B. C. Novak,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and Jochanan Alemanno, *Warburg: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45 (1982).
② David Geffen, Insights into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Elijah Medigo Based on His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 Vol. 41 (1973 - 1974).

③ [英]塞西尔·罗斯著,黄福武、王丽丽等译:《简明犹太民族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 Moshe Idel, *The Anthropology of Yohanan Alemanno: Sources and Influences*, *Netherland: K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Vol.7 (1988).

此外,犹太学者卡罗尼莫斯·本·大卫和阿伯拉罕·德·巴尔美斯还在将阿威罗伊的作品由希伯来文翻译成拉丁文的活动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还有上文提到的雅格·曼提诺他不仅把多部阿威罗伊、热尔松尼德、迈蒙尼德和阿维森那的著作从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还编辑了阿威罗伊的拉丁文集子,人们把它誉为标注拉丁文的里程碑,该巨著在1552年的威尼斯出版,成为了阿威罗伊哲学学派的基础读本,在帕多瓦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中,一直兴盛到17世纪。发现血液循环的英国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也深受该书影响,其独特功能由此可见一斑。¹⁰⁰

可以说,正是犹太学者在基督教学者和阿拉伯学者中间架起了交流的桥梁,才使得东西方从文化上超越了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壁垒,使得西方人再次接受了来自东方的文化以及长期被削弱的古典文化,从而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发展和进一步深入;也正是由于犹太人担任了希伯来文化和基督教学者之间的桥梁,才使得基督教学者能够了解犹太文化,为博学的基督教学者打开了从未接触过的新的知识源泉,扩大了基督教学者的视野,促使文艺复兴向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二) 为希伯来文化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发展,古典文化复兴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出现了东方文化尤其是希伯来文化的复兴。对此布克哈特在其经典之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说道:“随着这种古典文化的复兴,当时对于东方文化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丁本人对希伯来文有很高的评价,虽然我们不能假定他懂得这种文字。从十五世纪以来,学者们不再仅仅以能够怀有敬意地说这种语言为满足,而是要投身到它的彻底研究中。”¹⁰¹虽然对于这种语言的学术兴趣从一开始就有宗教上的考虑,但不可否认这种热情,促使了一个以学习希伯来语为起点的希伯来文化复兴。犹太学者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体现在:

其一,作为人文主义者导师,教授希伯来语,对希伯来文化复兴产生了积极

¹⁰⁰ 林太、张毛毛编译:《犹太人与世界文化》,第35页。

¹⁰¹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93页。

影响。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对希伯来文了解很少，会使用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此时的犹太学者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文艺复兴时的希伯来文教学主要由犹太学者承担，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已经成了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很受人尊敬的作家。¹⁰²在佛罗伦萨、锡耶纳、曼图亚、帕多瓦和威尼斯都有他们的身影。埃利亚·德尔·梅迪哥、弗拉维斯、阿拉曼诺、埃利亚·莱维塔，都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其中梅迪哥和阿拉曼诺在上文中已经多次提到，因此不再做过多的介绍。弗拉维厄斯出生于西西里，是一个转教的犹太学者。他与皮科相识于1486年，并开始教授皮科希伯来语、闪米特语。埃利亚·莱维塔则是当时著名的希伯来语语法作家，受维特堡大主教的邀请于1509年到了罗马，在宫廷内住了13年，专职教授大主教希伯来文。此外，奥巴代亚本·雅各布·斯福尔诺还在博洛尼亚设立了一所私人学校，教授希伯来语。德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家约翰南·路希林就曾在1498-1500年期间在此求学。可以说这些犹太学者的努力工作，不仅在提高西方的教育水平，扩大欧洲的文化视野，培养欧洲的思想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意大利希伯来文化复兴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以至于“对于希伯来文的学习变的如此普及甚至比希腊文还受欢迎。”¹⁰³1488年，博洛尼亚大学开设了希伯来语讲座，随着学习希伯来语的学者和大学生的激增，其他大学也相继增设了希伯来语课程。希伯来语言与文化从此进入了欧洲大学的神圣殿堂，成为无可非议的学习与研究领域。随着对古典语言的学习，人们还对古老的希伯来文手稿产生了兴趣。罗马教皇西克图斯四世（Sixtus IV）——西克图斯教堂的兴建者——为梵蒂冈图书馆收集了一部珍贵的希伯来文手稿；乌尔比诺大公的藏书中也有61部希伯来文的手抄本《圣经》和犹太史¹⁰⁴。这些手稿藏书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书籍中特别有价值的一部分。

其二，抄写、印刷和传播希伯来文本，促进了希伯来文化的传播。犹太学者在希伯来文本的抄写、印刷与传播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许多著名的犹太学者都曾做过抄写员，如著名的犹太学者亚伯拉罕·法理索尔早年就曾以抄写希伯来文本为生。¹⁰⁵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许多珍贵的希伯来手稿才得以保存，供人文主义学者阅读。印刷术的发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犹太人很快就

¹⁰²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95页。

¹⁰³ 同上，第194页。

¹⁰⁴ 朱威烈、金应忠：《'90中国犹太大学研究总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60页。

¹⁰⁵ Kenneth R. Stow, Reviewed work(s): The World of a Renaissance Jew: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Abraham ben Mordecai Farissol by David B. Ruderman, *AJS Review*, Vol. 9, No. 2 (Autumn, 1984), P.287.

意识到了新的印刷技艺的发展潜力。1477 年,犹太人首次用希伯来文印刷了《旧约》的《诗篇》。不久,希伯来文印刷社就遍及意大利全国。在迄今已知的 113 本古版希伯来文籍中,至少有 93 本出自意大利。对此贡献最大的是家族桑西诺 (Soncino) 家族,如热尔松·桑西诺 (Gershon Soncino) 于 1488-1534 年间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就出版了多部重要的希伯来、意大利、拉丁以及希腊文本。¹⁰⁶ 还有一些著名的犹太学者也积极参与了基督教印刷商出版希伯来文本的工作。如多才多艺的犹大·莱奥·莫德纳 (Leon Judah Mondna)、梅尔·帕勒佐 (Meir Parenzo) 就曾在这些出版社负责希伯来文著作的首版校对工作。¹⁰⁷ 这时出版的著作大都是一些犹太经典以及包含人文主义思想的著作,根据莱斯利对 1469-1500 年出版的 102 本书籍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涉及人文学科包含丰富人文主义思想的有 19 本,而犹太经典著作更是占了绝大多数。¹⁰⁸ 特别是犹太经典《佐哈》的大量出版更是对当时的基督教学者诸如皮科、路希林等产生了持久地影响。¹⁰⁹

至于犹太学者在传播希伯来文本中的作用,我想西西里岛东南部的一位犹太学者的遗嘱更能说明问题,他在遗嘱中说:“留下的钱用于出版他的一本书,印行 800 本,200 本送往君士坦丁堡,100 本送往萨洛尼卡,50 本送往威尼斯,20 本送往索菲亚,10 本送往安科纳,20 本送往罗马,50 本送往中欧和东欧,50 本送往荷兰,还有的要送往意大利以及巴勒斯坦的一些地方。”¹¹⁰ 从中可以看出那时希伯来书籍印量之大和传播范围之广,犹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之大。

总之,犹太学者在希伯来文化复兴中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也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正如刘新利教授所言,只是在这个领域里,在当时的人文主义意义上,犹太人为文艺复兴运动做出了贡献。¹¹¹

(三) 对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哲学研究的影响

十五世纪三十年代以阿尔伯蒂 (Alberti) 和布鲁尼 (Bruni) 为代表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到了十五世纪后半叶已大为改观,面目俱非。在梅迪奇家族的柯西莫 (Cosimo, 1389-1464 年) 和洛伦佐的庇佑下,该城成了由柏拉图主义和新

¹⁰⁶ Jacob Rader Marcus,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 315-1791*, New York: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38, p.401.

¹⁰⁷ 同上, pp.401-402.

¹⁰⁸ Arthur M. Lesley, *Hebrew Humanism in Italy: The Case of Biography*, p.166.

¹⁰⁹ Paul F. Grendler, *Encyclopedia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Scribner's, 1999, p.345.

¹¹⁰ 陈超南著,《犹太的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第 28 页。

¹¹¹ 刘新利.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犹太人. 济南: 犹太研究, 2007 年第 4 期, 第 184 页。

柏拉图主义思想所支配的一个形式非常不同的哲学和艺术中心。¹¹²以费奇诺、皮科为代表的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领潮者，他们关注的焦点也从第一代人文主义者关注的修辞学和优美的文体，转向了哲学、神学和科学。

而此时的犹太学者如阿莱曼诺、梅迪哥、弗拉维厄斯等都与柏拉图学园的学者有过接触，在教授这些学者希伯来语、阿拉伯哲学以及犹太神秘主义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为此学派的哲学研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下面笔者就试图通过分析阿莱曼诺与皮科的学术关系，来阐明这种影响。可以说阿莱曼诺在与皮科交往的六年间，对皮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皮科的著作中随处都可以找到阿莱曼诺的痕迹。

第一，阿莱曼诺翻译了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奥斯德·巴塔利亚斯的新柏来图主义哲学著作《想象的空间》，并将其传授给皮科，影响了皮科关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即“人的尊严”的思想。关于“人的尊严”的思想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的创新，而是早就存在于中世纪阿拉伯柏拉图哲学家的思想中了。伊本·奥斯德·奥巴塔亚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其著作《想象的空间》中阐述了关于人的尊严的思想，他写道：

人类是上帝创造的最后一个物种，他集中了万物的特性，他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和精华。上帝将他定位于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的边界……他可以被上升到超自然的世界，也可以被降到低级的世界。¹¹³

可以说，他的思想对中世纪的犹太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三次被翻译成希伯来语，并一直被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哲学家引用，阿莱曼诺便是其中之一。在佛罗伦萨阿莱曼诺将《想象的空间》翻译成拉丁文，并教授给了皮科。根据摩西·伊戴尔的研究，皮科正是吸收了阿莱曼诺和奥巴塔亚斯的思想，才使得他在马西里奥·费奇诺关于“人的尊严”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但他独立于全部的存在物系列之外，而且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命形式。人的尊严不再是就其普适性而言，而是就其自由而言。¹¹⁴对文艺复兴后期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犹太神秘主义对皮科的影响。随着皮科与梅迪哥、弗拉维斯特别是阿

¹¹² Alan Bullock, *The Humanism Tradition in the West*,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 1985, p.24.

¹¹³ Moshe Idel, *The Anthropology of Yohanan Alemanno: Sources and Influences*, p.209.

¹¹⁴ 参见 Moshe Idel, *The Anthropology of Yohanan Alemanno: Sources and Influences*, *Netherland: K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Vol.7 (1988).

莱曼诺接触的深入,他逐渐表现出了对犹太神秘主义的迷恋。皮科在九百论题中就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思想:特殊的真理存在于所有宗教和哲学中,也存在于希腊的……和拉丁的亚里士多德学派中,还存在于犹太神秘主义哲学中。¹¹⁵他将犹太神秘主义哲学以一种世界同化的方式补充进入了柏拉图主义哲学。在其以后的著作中,希伯来神秘主义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这表现在《七重天》(*Heptalus*)和他为《赞美诗》写的注释的残片(其中大部分至今尚未发表)中。我们在《七重天》中可以看到,皮科为圣经原文指定了对应于宇宙不同部分或地区的多重含义,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关于四种含义的中世纪体系。而他关于自然力的、天国的和天使的三个世界的图式显然是受到了希伯来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因为根据克里斯特勒的研究在柏拉图主义中虽然也区分天国的与地上的(自然的)世界,但它把它们看作是有形世界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只有两个世界即有形的世界与天使的世界。¹¹⁶而三个世界的说法在中世纪的犹太哲学里则非常普遍。据此我们把目光转向阿莱曼诺,当代著名的犹太学者B·C·诺瓦克(B. C. Novak)的研究给出了答案,正是阿莱曼诺的著作《公众之目》就此问题的论述影响了皮科的创作。¹¹⁷此外,皮科还使用了希伯来神秘主义的圣书解释方法,这种方法给希伯来字母规定了数值,用带有数值的词语代替圣经上的词语,从而译出它的奥义。¹¹⁸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正是阿莱曼诺在将喀巴拉哲学化的过程中,阐述了“数”的性质。因此我们必须指出这一事实证明了阿莱曼诺以及希伯来神秘主义对皮科著作影响之深。

因此,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文艺复兴进入盛期之时,特别是在当时的佛罗伦萨,大部分的学术进步既不是源于古希腊罗马事物的重新发现,也不是出于基督教学者的创新。而是早就孕育于中世纪的穆斯林学和当时的犹太学者的思想中,是犹太学者作为文化中介,将其教授给了基督教学者。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给文艺复兴一个新的定义:意大利文艺复兴是神学占支配地位的中世纪文化,敞开自己大门,融入其他文化包括相关领域的犹太文化因素的一次运动。

¹¹⁵ Paul O.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the Arts - Collected Essays*, p.99.

¹¹⁶ B. C. Novak,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and Jochanan Alemannom*, p.133.

¹¹⁷ 同上, pp.133-134.

¹¹⁸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著,姚鹏、陶建平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1页。

(四) 丰富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宝库

“一种文明标志着一种特定的审美情趣,表征了一种享受美感和想象美感的独特内涵。”¹¹⁹在犹太文化中,摩西律法反对偶像崇拜的思想可以说是犹太审美理想的主要特征,并制约着犹太艺术活动的各个领域。在 19 世纪以前,犹太人很少能够在雕刻和绘画领域贡献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但这并不等于说犹太历史上就完全不曾出现具象性的创作活动,就没有具象性的艺术作品。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公元三四世纪时叙利亚境内杜拉欧罗波斯的犹太会堂内就曾出现了以圣经为题材的绘画作品。而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些领域里更是飞迸出了许多多彩的艺术浪花,犹太学者在绘画、手稿艺术、会堂建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丰富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宝库。

文艺复兴时期,在绘画与雕刻领域最为著名的犹太学者莫过于摩西·卡斯特拉佐(Mose da Castelazzo)。他是德国移民亚伯拉罕·萨德斯的儿子,在文艺复兴期间以肖像画家和雕塑家著称。曾与红衣主教皮埃特罗·本博(Pietro Bembo)交好,为其情人玛丽亚·萨沃楠(Maria Savorgnan)画像。他的晚年创作转向了希伯来主题,开始用插图画的形式解释犹太经典“*Pentateuch*”。这些作品经威尼斯十人委员会和曼图亚侯爵的同意,于 1521 年出版。对此他在自传中一份儿到森格罗亚(Signoria)的申请书上写道:“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对在这座快乐的城市为贵族和名人画像的事情记忆犹新。”¹²⁰此外,文艺复兴时期有的犹太艺术家还对裸体画表现出了迷恋,¹²¹近代考古学家还在罗马的一间房子的地下室里找到了一位名叫多克西奥斯的犹太画家的墓志铭,可惜的没有找到他的作品。但不管怎样说,文艺复兴时期确实出现了一批犹太肖像画家和雕塑家,他们的活动无疑丰富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

在书籍手稿装饰方面,从 14 世纪,尤其是 15 世纪开始,意大利犹太人的书籍艺术真正实现了飞跃,这些作品水平极高,书法和装饰技艺无不登峰造极。犹太学者在其中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彩画家摩西·本·哈伊姆·阿克里施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于费拉拉制作了两本《西都尔》,其中制作于 1512 年的那本(见彩图 4),书中花草饰带、环绕首词的小花饰图案精致、趣味优雅,是不可多得

¹¹⁹ 刘洪一:《犹太文化要义》,第 329 页。

¹²⁰ Cecil Roth, *The Jews in the Renaissance*, p.192.

¹²¹ 刘洪一:《犹太文化要义》,第 329 页。

的精品。此时犹太书稿中也出现了具象艺术的表现形式——人物也出现在了艺术手稿之中。阿维森纳的《医典》抄本便是其中的代表，其制作于佛罗伦萨，通过《药房内行医》（见彩图 3）的一页，我们会发现此时的绘画装饰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技艺，各种事物表现的栩栩如生。再者，根据彼得·伯克的说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创新更多表现为背景中的日常生活现实主义。¹²²《药房内行医》中对房间内医用杂什、地毯、就医人物、动物、盘碟以及其他内部装饰的沉迷就是这种日常生活现实主义的体现。

在犹太会堂方面，意大利诸城市，16 世纪的犹太会堂隐藏于格托之中，被隐蔽地称为“学校”。尽管封闭，格托并不阻碍意念和形式的流通，……新的审美灵感也仍然大放光彩。艺术家和工匠们被召唤到格托中，在贫穷的墙面后面他们仍然作了反映时代艺术潮流的富丽的内部装饰，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影响如火燎原。¹²³此时的意大利犹太会堂同样展现了巴洛克的奢阔，来源各异的犹太学者营造的犹太会堂在格托中争奇斗艳，从而丰富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艺术。（见彩图 1、2）

在犹太人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剧院、舞蹈等方面，犹太学者的贡献则远远大于他们在其他艺术领域的贡献。阿莱曼诺·拉比大卫都是当时著名的犹太音乐指挥家。阿莱曼诺曾经参加过德国盲人音乐指挥家康拉德·保曼 (Konrad Paumann) 在卢达维科三世 (Ludovico III Gonzaga) 的宫廷举办的音乐会。¹²⁴他的学生拉比大卫则写了一部音乐理论著作《雅各》(The Mighty one of Jacob)。当 16 世纪的曼图亚成为意大利歌剧的中心时，在它的宫廷里活跃着一批犹太音乐家——阿布拉莫·埃布里奥 (Abramo d'all Apra Ebreo)、伊萨奇诺·马萨诺 (Isacchino Massarano) 以及所罗门·罗西 (Salomone Rossi)。¹²⁵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所罗门·罗西，他按照文艺复兴的风格为犹太教堂谱写了音乐《所罗门之歌》。著名的历史学家雨果 (Hugo Rieman) 曾这样评价他：

罗西是文艺复兴晚期音乐创作领域重要的代表之一，他也许是第一个运用三人协奏曲的音乐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¹²⁶

¹²² Peter Burk,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 New York, 1999, p.20.

¹²³ 廖阳编著，《犹太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102 页。

¹²⁴ B. C. Novak,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and Jochanan Alemanno, pp.126-127.

¹²⁵ Louis Finkelstein, *The Jew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New York: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0, p.1307.

¹²⁶ 同上, p.1307.

在戏剧方面,莱昂·埃布里奥还作为 16 世纪前半叶著名的意大利作家及戏剧批评家,留下了大批意大利文剧作及诗作“如此完全地摆脱了犹太教的痕迹,以至于被认为是早已改信了基督教”。¹²⁷活跃于曼图亚的里昂涅·德索莫则建立了一座犹太剧院,演出希伯来戏剧。另外,此时犹太人的舞蹈也已经摆脱了宗教形式,主要用于休息和娱乐。当时还出现了一位杰出的犹太舞蹈家 J·马萨罗(J. Masaro),享誉意大利。¹²⁸他写了一部最早的有关舞蹈的专论文章,同时也是关于舞台艺术的第一篇论文。

虽然上面提到的这些名字很少被人知道,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人文主义大师相比也黯淡了许多,但毕竟他们已经有了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创作了丰富的包含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品,丰富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宝库,这是无法否认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15-16 世纪的意大利犹太学者以其群体的力量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殿堂增添了光彩。

(五) 意大利文艺复兴精神的传播

15-16 世纪的犹太学者作为流动的“犹太种子”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在促进文艺复兴思想在边缘地区、知识分子圈子的传播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代的犹太史家以及文艺复兴史家对此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评价或重视。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笔者也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的论述,在这里我将重点讨论其有效传播的不同途径,而很少涉及犹太学者影响地区的本土文学的实际表现。

犹太学者将意大利文艺复兴精神向外传播的首要渠道,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人员交往。文艺复兴期间许多外国人有机会访问意大利,所有这些人里我们会发现一些为教会事务赶赴罗马的神职人员,以及一些因公赴意大利的学者,他们借此机会以满足自己的知识或艺术好奇,从而与当时著名的犹太学者有过接触。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上提到的德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家约翰南·路希林。路希林于 1490 年跟随符腾堡(Württemberg)公爵来到意大利,在此期间他访问了皮科,并与阿莱曼诺相识。在他们的影响下路希林对希伯来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学习相关内容他于 1498 年聘请了当时著名的犹太学者

¹²⁷ 张倩红:《犹太人》,第 240 页。

¹²⁸ 汝信主编,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犹太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69 页。

奥巴代亚教授他希伯来语和喀巴拉知识。¹²⁹在此期间奥巴代亚对路希林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路希林回国后便参与了一场关于是否禁止犹太《塔木德》的争论,从而促进了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希伯来文学复兴。

短期或长期生活在其他国家的意大利犹太学者,对于意大利精神的传播也同样重要。当时有许多著名的犹太学者长期活跃于欧洲各地,如弗拉维厄斯曾在德国的科隆大学留学访问,梅迪哥往返于意大利、克里特岛,埃布里奥、犹大·梅塞尔·大卫·莱昂在土耳其的活动等。这些在意大利不起眼的犹太学者在出访地则成为了重要的人物,他们由中心的边缘变成了边缘的中心。其中尤以犹大·梅塞尔·大卫·莱昂影响最大。他在 1495-96 年间由意大利移居土耳其,1504-1510 年间先后到过萨洛尼卡(Salonika)和维罗纳(Valona)等地,¹³⁰在他所到之处,都与当地犹太社区的拉比发生了论争。他支持犹太人学习修辞学,倡导将人文学科如修辞学、诗学融入犹太传统教育,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推崇的“多才多艺的人”即“全才”的概念引入了土耳其犹太社区,¹³¹使得意大利精神在土耳其生根发芽。

许多犹太学者作为导师指导犹太学生,作为拉比在犹太社区布道等也都有利于意大利精神在犹太社区的传播。拉比犹大·梅塞尔·耶胡尔·莱昂在帕多瓦、曼图亚等地开设犹太高等学院——耶希瓦,教授犹太传统学科和意大利语、拉丁语以及修辞学、语法学等人文学科,阿莱曼诺、犹大·梅塞尔·大卫·莱昂都在里面学习过;阿莱曼诺则在大·皮萨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其学生伊萨克·大·皮萨后来也成为了著名的犹太人文主义者。同时,作为拉比的耶胡尔·莱昂和大卫·莱昂也经常犹太社区的布道,他们在布道词中经常运用修辞学理论以及希腊和罗马文学作品的句子,从而将文艺复兴的清新之风注入了犹太社区。如大卫在君士坦丁堡犹太社区的一篇布道词就引用了古典的、非犹太人的文学语言,在犹太社区内引起了一场关于是否将文艺复兴文化引入传统犹太社会的争论。¹³²促进了文艺复兴精神在犹太社区的传播。

除了上述讨论的人员交流之外,书籍即当时著名犹太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也是意大利精神传播的主要途径。但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这些著作讲述了一段极其有趣,却未被文艺复兴专家充分发掘的历史。特别

¹²⁹ Cecil Roth, *The Jews in the Renaissance*, 1959, pp.127-128.

¹³⁰ Hava Tirosh-Rothschild, *Between Words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Rabbi David ben Judah Messer Leon*, p.55.

¹³¹ Hava Tirosh-Rothschild, *In Defense of Jewish Humanism*, pp.38-40.

¹³² Hava Tirosh-Rothschild, *Between Words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Rabbi David ben Judah Messer Leon*, p.63.

是当印刷术发明之后,大量的包含意大利文艺复兴精神的作品被译成方言,印刷出版流传于欧洲各地,有力地促进了文艺复兴的传播。如拉比犹大·梅塞尔·耶胡尔·莱昂的修辞学著作《蜂巢的漂流》于1476年印刷出版后又多次再版,成为了犹太人学习修辞学的教科书。法里索尔的地理学著作《世界的路径》于1586年在威尼斯出版,又先后于1691年、1793年在牛津和布拉格出版。¹³³莱昂·埃布里奥的著作《爱的对话》则影响更大,截至1607年,莱昂的著作已有14个意大利文版本,一个拉丁文译本,2个法文译本和3个西班牙文译本,有力的促进了意大利精神在欧洲各国的传播。蒙田(Montaigne)和塞万提斯(Savants)都提到了莱昂的对话,对话中阐述的思想也出现在“七星诗社”成员的诗和蒙特麦耶的田园传奇《狄亚娜》中。¹³⁴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犹太学者作为一个群体在传播意大利文艺复兴精神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综上所述,犹太人作为意大利社会中一个实际存在的群体,犹太学者没有被排除于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外,而是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做出了实际的贡献。正是他们翻译了大量的古典著作,使得西方业已消失的人文主义、科学精神重新得以回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展。同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下,积极参与了希伯来文化复兴,许多犹太学者还进入了人文主义学者的小集团,以其群体的力量为文艺复兴的哲学、艺术创作以及文艺复兴精神的传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也许他们并不是文艺复兴的主角,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犹太人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作为群体为此所做出的贡献。

¹³³ Cecil Roth, *The Jews in Renaissance*, p.122.

¹³⁴ Peter Burk,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pp.206-207.

结语

犹太人在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其身份和宗教的特殊性,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贡献往往淹没在被驱逐和迫害的历史进程中,因此对这方面的发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丰富对中世纪犹太人的认识。当揭开笼罩在犹太人身上苦难的面纱时,我们会发现隐藏在其后的是犹太人在历史、宗教、艺术、经济等方面创造的辉煌和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

正如布克哈特在写作其经典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时所说得一样“任何一个文化的轮廓,在不同人的眼里看来都可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在我们不揣冒昧走上的这个汪洋大海上,可能的途径和方法很多;本书所用的研究资料,在别人手里,不仅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处理和应用,而且也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¹³⁵所以当我们考虑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特殊性,将犹太学者在意大利的经历同其特殊的社会背景相联系,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活动、思想、著作进行观察的时候,我们完全有可能得出与传统文艺复兴史学家截然不同的结论,对犹太人和文艺复兴的关系乃至文艺复兴的涵义都产生新的看法。

可以说,在中世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犹太人始终保持着世俗教育的因素,哲学、文学作品的创作以及古典作品的翻译等活动。尽管这些活动由于外界的驱犹反犹运动,而呈现出起伏涨落的趋势,但从总体上来看,犹太文化仍然在继续发展着,同时影响着周边民族、国家的历史及文化的发展。它也担当起了沟通东西方联系的纽带作用,并且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吸取了养分,完善了自己。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文艺复兴时代之际,犹太学者抓住了文艺复兴为其提供的有利条件,不仅为文艺复兴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还创造了自己的文艺复兴文化——意大利—犹太文艺复兴文化,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着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文艺复兴的结束而消失,而是随着文化的传承将自己的影响延续了下来,影响了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之一的斯宾诺莎。同时,在世界文明史的长卷上,他们也在熠熠闪光,引导我们去发掘、去学习他们曾经的辉煌。

¹³⁵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页。

附录一 彩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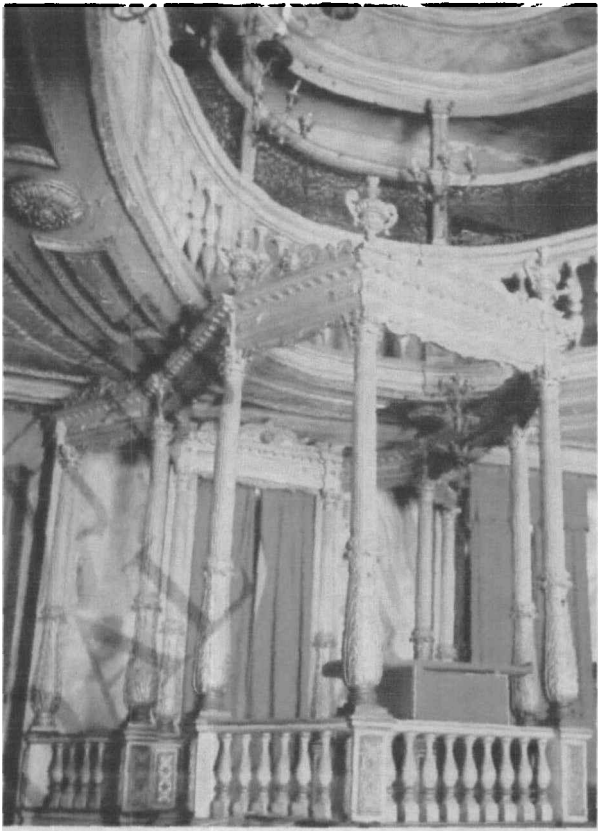


图 1（诵经台）大德国学校 1528 年
1732-1733 年改建 威尼斯



图 2（圣约柜）大德国学校 1528 年 1732-1733 年改建 威尼斯



图 3（药房内）行医

阿维森纳《医典》 佛罗伦萨 约 1440 年
羊皮纸、墨水、颜料 43×30 厘米
现藏于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图书馆



图 4 摩西·本·哈依姆·阿里克施 卷首画 《西都尔》 意大利费拉拉 1512 年
犊皮纸、颜料、金、墨水 17.7×12.6 厘米
现藏于巴黎国立中世纪图书馆

资料来源：《犹太艺术》，廖暘编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附录二 年表

犹大·梅塞尔·耶胡尔·莱昂（Yehel ben Judah Messer Leon）

1425 年	耶胡尔出生于意大利小镇蒙特齐奥
约 1450s	获得拉比称号和医学博士 从德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 (Frederick III) 那里 获得“梅塞尔” 的称号 在安科纳创建犹太高等学院耶希瓦，并在里面 任教
1460-1464 年	在博洛尼亚的犹太耶希瓦任教
1465 年	移居帕多瓦，在帕多瓦大学学习或任教
1469 年 2 月 21 日	由德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正式授予医学和哲 博士头衔
1473 年	移居曼图亚，继续自己的教育事业，并开始培 养自己的儿子犹大·梅塞尔·大卫·莱昂
1475-1476 年间	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蜂巢的漂流》
1480s	在那不勒斯继续自己的教育事业
1495-1497 年间	逝世于那不勒斯

约翰南·阿莱曼诺（Yohanan Alemanno）

约 1435 年	阿莱曼诺出生于法国或一个法语领地
1437 年—1438 年间	父亲去世
1439 年	阿莱曼诺四岁，开始学习《圣经》
1439 年—1456 年间	游学于法国各地，接受犹太传统教育 离开法国，移居佛罗伦萨，寄居在犹太银行家耶 胡尔·大·皮萨家中
1463 年—1470 年间	到帕多瓦求学，在拉比犹大·梅塞尔·莱昂的耶 希瓦或在帕多瓦大学攻读医学、哲学博士

1470 年	移居曼图亚，2 月 27 日获得博士头衔，由拉比犹大·梅塞尔·莱昂授予 在贡查加·卢达维科三世的宫廷参加由德国盲人音乐指挥家康拉德·保曼举办的音乐会
1470—1488 年间	活动不明，根据其自传他可能去过博洛尼亚、威尼斯，最有可能在曼图亚其老师拉比犹大·梅塞尔·耶胡尔·莱昂的耶希瓦讲授哲学课
1488 年	回到佛罗伦萨，在犹太银行家耶胡尔·大·皮萨家中做私人教师，为耶胡尔的儿子伊萨克、撒母尔授课 结识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1488 年—1494 年 7 月	教授皮科希伯来语、犹太神秘主义思想喀巴拉、翻译阿拉伯、犹太哲学家的著作
1494 年 7 月 11 日	回到曼图亚，结识曼图亚人文主义者、诗人、占星学家帕里德·达·切雷萨拉（Paride da Ceresara）
1497 年—1503 年	情况不明，可能在费拉拉教授皮科的外甥（侄子）艾尔伯特（Alberto Pio）希伯来语
1503 年—1504 年	记述了葡萄牙航海家发现新大陆的情况
1504 年—	情况不明，逝世于何时何地没有记载

埃利亚·戴尔·梅迪哥（Elijah del Medigo）

1440 年	出生于克里特岛
1440-1460 年间	不详
1480 年	到达帕多瓦，被邀请到帕多瓦大学担任哲学争论的仲裁人。在此期间结识皮科 为吉诺拉莫·唐纳托写了一本哲学小册子
1484-85 年间	在佛罗伦萨，担任皮科与费奇诺的导师，与柏拉图学园的学者交流。

	和法理索尔同弗拉维厄斯就犹太教的问题争论
1485 年 5 月	与埃尔莫老·巴巴罗通信，讨论逻辑学的三段论问题
1486 年	到佩鲁贾，与皮科在这里就逻辑学等问题进行讨论
1488 年	回到威尼斯，为格利玛尼·多米尼克、皮萨曼诺·安托尼奥翻译阿威罗伊的哲学著作
1490 年	回到克里特岛，开始写作《宗教之思考》
1493 年	在克里特岛去世

犹大·梅塞尔·大卫·莱昂（David ben Judah Messer Leon）

1471 年 12 月 10 日	犹大·梅塞尔·大卫·莱昂出生于那不勒斯
1474-75 年	开始学前教育
1475-1489 年	在他父亲耶希瓦中接受正规的意大利犹太教育
1489 或 1490 年	被父亲送往帕多瓦，跟随德国著名的犹太学者 R·犹大·曼兹继续学习
	写信与那不勒斯犹太社区的拉比争论有关犹太世俗学科的学习问题
1491-92 年间	访问佛罗伦萨，跟随阿莱曼诺学习喀巴拉
1492 年	回到那不勒斯
1495 年	离开那不勒斯，到达君士坦丁堡
1504 年-10 年	活动于萨洛尼卡、维罗纳，与当地犹太社区的学者就文艺复兴的问题发生了四次著名的论争
1510-35 年	活动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并于 1535 年去世。

参考文献

一、英文文献

1、著作

- [1] Abba Eban, *My People: The 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Behrman House, 1968.
(国家图书馆)
- [2] Alan Bullock, *The Humanism Tradition in the Wes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5. (国家图书馆)
- [3] B.D Cooperman, *Jewish Thought in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南开大学图书馆)
- [4] *Britannica World Language Dictionary*, New York: Funk & Wagnall Company, 1955. (国家图书馆)
- [5]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Jews of Ital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6. (大英图书馆)
- [6] Ceil Roth, *The Jewish Contribution to Civilization*, Cincinnati: The 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 1940.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 [7] Cecil Roth, *The Jews in the Renaissance*,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59.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 [8] Dana E. Katz, *The Jew in the Art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大英图书馆)
- [9] Daniel H. Frank, Oliver Leaman,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Routledge 2003.
(浙江大学图书馆)
- [10] Daniel H. Frank, Oliver Leama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dieval Jewish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浙江大学图书馆)
- [11] David B. Ruderman, *Essential Papers on Jewish Culture i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Ital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东北师大图书馆)
- [12] David B. Ruderman, Giuseppe Vultur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Jewish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tal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四川大学图书馆)

- [13] David B. Ruderman, *The World of a Renaissance Jew: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Abraham Ben Mordecai Farissol*, Cincinnati: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1981. (大英图书馆)
- [14] D. J. Jaenakoplos, *Medieval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Byzantine and Islamic Worlds*, Lexington, 1979. (国家图书馆)
- [15] Hava Tirosh-Rothschild, *Between Words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Rabbi David ben Judah Messer Le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国家图书馆)
- [16] Henrich Gratz, *History of the Jew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5.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 [17] Henry Hart Milman,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7. (浙江大学图书馆)
- [18] Jacob Rader Marcus,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 315-1791*, New York: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38.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 [19] Judith M. Bennett, C. Warren Hollister, *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 Boston: McGraw-Hill, 2006. (国家图书馆)
- [20] Lenn Evan Goodman, *NeoPlatonism and Jewish Thought: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oplatonic Studies*,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 of New York Press, 1992. (国家图书馆)
- [21] Louis Finkelstein, *The Jew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New York: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0.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 [22] Margaret L. King, *The Renaissance in Europe*, London: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2003. (南京大学图书馆)
- [23] Moses Avigdor Shulvass, *The Jews in the World of the Renaissance*, Leiden: Brill, 2003. (大英图书馆)
- [24] Paul O.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the Arts - Collected Essay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国家图书馆)
- [25] Paul F. Grendler, *Encyclopedia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Scribner's, 1999. (南京大学图书馆)

- [26] Peter Burk,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 New York, 1999. (国家图书馆)
- [27] Peter Burk,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Oxford: Blackwell, 1988. (国家图书馆)
- [28] Roberto Bonfil, *Jewish Life in Renaissance Italy*, Translated by Anthony Oldcor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国家图书馆)
- [29] Raphael Patai, *The Jewish Min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7. (南开大学图书馆)
- [30] Stephen Gersh, Bert Roest,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umanism: Rhetoric, Representation and Reform*, Brill, 2003. (国家图书馆)
- [31] Stephen J. Milner, *At the margins: minority groups in pre-modern Ita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国家图书馆)

2、论文

- [1] Arthur M. Lesley, Hebrew Humanism in Italy: The Case of Biography, *Prooftext*, 2:2(1982: May).
- [2] B. C. Novak,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and Jochanan Alemanno, *Warburg: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45 (1982).
- [3] Brian P. Copenhaver, The Secret of Pico's Oration: Cabala and Renaissance Philosophy,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XXVI (2002).
- [4] David Geffen, Insights into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Elijah Medigo Based on His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 Vol. 41 (1973 - 1974).
- [6] Hava Tirosh-Rothschild, In Defense of Jewish Humanism, *Jewish History*, Vol. 3, No. 2 (Fall 1988).
- [7] Kenneth R. Stow, Reviewed work(s): The World of a Renaissance Jew: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Abraham ben Mordecai Farissol by David B. Ruderman, *AJS Review*, Vol. 9, No. 2 (Autumn, 1984).
- [8] Maristella Botticini, A Tale of "Benevolent" Governments: Private Credit Markets, Public Finance, and the Role of Jewish Lender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0, No.1 (Mar, 2000),

- [9] Moshe Idel, *The Anthropology of Yohanan Alemanno: Sources and Influences, Netherland: K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Vol.7* (1988).
- [10] Robert Bonfil, *The Historian's Perception of the Jews in Italian Renaissance,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143(1984).

二、中文文献

1、著作:

- [1] [以色列] 埃利·巴尔内维著, 刘精忠等译:《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纪>到二十一世纪》,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2] [美]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 夏继果译:《12 世纪文艺复兴》,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3] 陈超南著,《犹太的技艺》,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 [4]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 吴模信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 [5] 何宛倩著,《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化外之民——犹太人的宿命与挣扎 (1300-1750)》, 台北: 稻乡出版社, 1999 年版。
- [6] 廖昉编著,《犹太艺术》,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 [7] 林太、张毛毛编译,《犹太人与世界文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 [8] 刘洪一著,《犹太文化要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 [9] 刘明翰、陈明莉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教育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 [10] 刘新利、陈志强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宗教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 [11] [美] 罗伯特·M·塞尔茨著, 赵立行、冯玮译:《犹太的思想》,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 [12] [意] 乔万尼·薄伽丘著, 肖天佑译:《十日谈》,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年版。
- [13] 汝信主编,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犹太文明》,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14] [英] 塞西尔·罗斯著, 黄福武、王丽丽等译:《简明犹太民族史》,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15] [美] 威尔·杜兰著, 台湾幼狮出版社译:《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 [16] 徐善伟著,《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17]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18]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 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 [19] [法] 雅克·勒戈夫著, 张弘译:《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 [20] 张倩红著,《犹太人》,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3 年版。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 [22] 朱威烈、金应忠著,《'90 中国犹太学研究总汇》,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2、论文:

- [1] 刘新利.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犹太人. 济南: 犹太研究, 第 4 期, 2007 年。
- [2] 赵立行. 试析中世纪西欧对犹太人的多重态度. 哈尔滨: 求是学刊, 2006 年第 1 期。
- [3] 徐善伟. 犹太人对中世纪西方文化复兴的贡献. 曲阜: 齐鲁学刊, 2003 年第 5 期。

后记

今晚论文的最后一章，终于完成了。我搁下笔，来到西子湖畔，漫步徘徊在树木遮盖的走道上，从这里可以眺望到田园风光，湖光山色，空气是温馨的，天空是宁静的，月亮的银辉洒在湖面上，整个自然万籁俱寂，我掩饰不住首次如释重负以及渴望成功而感到的欢欣。但是，我的自豪之情迅即消沉下去了，想着即将同一个伴我多年的挚友诀别了，而不禁悲从中来。

回首六年地学史生涯，不仅感慨万千，在我成长的路上承载了太多地爱护与关怀，它们远不是一声“谢谢”所能表达得。心中铭记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种情谊、一段故事、一片温馨和一份感动。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计翔翔教授。在两年的研究生学习和生活中，计老师给予了我很多东西，他不仅培养了我严谨的治学态度，更教给了我做人的道理，这些都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在我撰写论文的过程中，计老师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可以说，没有计老师的鼓励与期待，就没有我完成论文的勇气和信心，在此我表示真诚地感谢。

同时，我还要感谢吕一民老师、沈坚老师和王海燕老师。各位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在理论与思想上都给我以很大地启发，并在开题时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的论文能更加完善，在此我衷心地向各位老师表示感谢。

此外，我本科时的同窗好友，现在在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春燕，南京大学的刘南阳、王政莉，南京师范大学的王文娟，南开大学的何燕，首都师范大学的刘清华、徐姗姗，在我收集论文资料时，给予了我很大地帮助。在这里我向它们表示感谢，祝福他们幸福快乐。

最后，我要感谢培养我的父母，他们在我的成长和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多心血。读研期间，为了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他们在物质上给予我全力地支持，我很是感激。因为我的同学绝大部分都已经能够自力，已经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我还需要父母的支助，内心不免有些愧疚。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殷殷期望！

卢镇

2009年4月26日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个人简历

卢镇，生于1986年4月2日，简历如下：

2000-2003 年 山东省泗水一中

2003-2007 年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7-2009 年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